國朝名臣錄

後五

共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

卷之九

卷之十

國朝名臣錄後集卷之九

韓浚謙 文翼公

字益之號柳川清州人嘉靖丁巳生 宣祖己卯魁
司馬丙戌登第薦入史局錄玉堂南床賜暇湖堂歷
檢詳舍人典翰承旨京畿慶尚全羅平安咸鏡五道
觀察使大司成副提學大司憲吏曹參判再為都元
帥乙巳陞戶曹判書癸亥反正拜領敦寧府事西平
府院君丁卯卒年七十一

幼而岐嶷六歲能屬文十歲外祖考沒能司貨治喪無所
違失童子而與於禮見者異之

李相國恒福自少卓犖氣壓輩流一日見公於學舍歸家
惝然自失久之曰眞公輔器也
宣廟出御題命從臣製進公爲首賜豹皮褥大提學李山
海亟稱公詩曰此文衡手也
以典籍出補衿川縣監急於便養故也望筒八 宣
廟使司謁問于政廳曰韓某有老親乎久乃占下
時議以公私輕重不當如是論劾銓官其見重如
此
丁酉秋陞拜承旨公未經准職於例不得擬而 特命擬
異數也時軍興多事機務塡委公爲兵房家久貧窶弘多

建白依 天朝設擺撥遞遠馳啓一夕而至 上甚喜
之（並愚伏鄭經世撰行狀）
己亥出爲慶尚觀察使時洪汝諄等旣搆劾柳相成龍欲
並及公未有以發也及按嶺南公素惡鄭仁弘爲人過
其門不入有所托亦不施仁弘大憾嗾其徒文弘道搆
捏論罷
癸卯授禮曹參判時疆域多虞 上謀元帥於大臣李相
德馨曰韓某職秩雖卑望實俱優無踰於此人遂拜四
道都元帥嘉善元帥 国朝一人云（並月沙李廷龜撰神道碑）
光海政昏諸奸擅國吏判趙大臣首薦公伺左腹者忌之

作飛語上聞公力求外出為咸鏡監司北關僻陋不沾
文教公至以風化為先禮高年旌異行迎接士子誘掖
奬勵設為程式親自提警先刊家禮小學譯以方書分
授列邑課其講讀又行鄉飲酒鄉射等禮又選俚俗歌
曲之可以感發人者彙為五編廣布閭巷俾日夕歌詠
之於是庠序有絃誦之風村野有揖讓之俗使曠大天
荒之域一變至此公之化也 行狀
癸丑因人朴應犀與甫瞻謀從獄中上變獄翻為逆遂殺
國舅囚永昌大君于江華初 宣廟疾大漸慮光海不
克保骨肉手書遺教外面書公等七人名封置宮中諸

公莫之知也至是爾瞻謂遺教爲矯誣獻納柳活等
先論七臣不即辨明公亦削仕版俄有鄭浹者受凶徒
陰嗾廣引名公卿逮捕四出公又被收公與延興素不
相能有事可證親戚勸公供實公曰死生命也急難之
賣人以圖免吾所不忍爲光海親鞫問狀即放歸田里
家釋之日即出湖庄與伯氏叅議(百謙)公分山而居杖屨來
往討閱經史詩酒爲樂兇徒欲來訪避之不見有候問
亦不荅其待小人之嚴如此爾瞻輩欲遂廢 母后追
戮延興屍陳諸市復論竄七臣公付處忠原葺茅爲數
椽居謫五年不出户庭辛酉量移驪州

奴賊陷遼廣聲言東搶中外洶洶將出元帥而難其人備
局會推以為非韓某不可遂自謫所叙拜知中樞府事
兼五道都元帥積禍之餘黽勉赴召而時事無可為者
矣公拜疏乞免光海以大寒索裘為批賊至林畔公收
拾舊部伍疾驅而西開府中和癸亥我 聖上反正
中宮殿下正位坤極朝議以國舅禮尊不宜居外召還
公承命踧踖寢食不寧兼留都都體察使以椒親不當
典軍國事屢辭不允
丁卯之變以陪衛大將從 王世子分朝南下至全州為
撫軍司堂上提護設施賊退奉分朝會行在還京疾甚

召子㝠書啓草若將有遺表而已不能言猶使正席還

廳事遂卒 並神道碑

公儀表雄偉舉止凝重人望之知其爲盛德大冡也平居和易從容未嘗有暴慢之容鄙倍之言事雖有甚可怒者終不形色辭侍側者或故激之亦笑而不嗔聞人過失輒不樂其逮自北関也金吾郎希權奸意窘辱百端處之夷然餉子㝠母鼓有惡言後有問其名者則曰已忘之矣

孝友出於天性雖在禍患顛沛兵戈喪亂之際甘旨之供溫凊之節未嘗鈌也及歷鎮雄藩大夫人年登耆耋貅

議公又屢守大邑遆奉板輿榮食備至每壽席大夫人
輒却衆樂使奏感君恩曲公演其詞撰續曲以進嘗約
朝中卿大夫有老親者作壽親稧良辰吉日稱觴上壽
一日禮曺以聞　宣祖特賜樂榮之
清州方井里即臯祖太尉公舊里也叅議公牧是州公與
之相議築壇以祭立石以記之常設同宗會又為之叙
譜系以示厚倫之本
與白沙漢陰為莫逆交及癸丑之禍一時俱被罪漢陰待
罪龍津憂憤而卒白沙竄配北青歿於謫所公嘗以詩
哭之語意悲切聞者隕淚

記性過人自學語以後耳目所覩記歷歷向人道羅列貫
穿如昨日事通曉国家典故　祖宗以来文獻義執沿
革損益若指諸掌朝廷凡有所疑必咨公以決焉並行狀
辛丑年間嶺疏以搆殺崔永慶爲牛溪罪時竒自獻尹義
立等以爲渾雖不殺永慶永慶由渾而死幾將以搆殺
之律及於牛溪惟益之大言當初以松江爲搆殺永慶
者已是艱難而今又以牛溪爲搆殺天下古今安有此
理白沙記崔永慶事首末

具宬

字元裕號草塘思孟之子嘉靖戊午生 宣祖十八
年乙酉司馬仍登第歷正言吏郎大成策扈聖功臣
綾海君甲寅進資憲戊午卒年六十一
拜正言時方治鄭汝立逆獄嶺士崔永慶辭多錯雖大臣
救解得釋而時論方申嚴鞫逆諫院遂起再究之論先
數日公適於翰林崔沂家遇慶尚都事許昕昕言其方
伯金睟亦云崔與汝立相從實有狀公仍以其語傳諸
僚席咸謂臺諫有所聞不容有隱並入彈辭中而以
不可全釋為斷則初無劾崔意也既再訊崔供云褒年

悼傷精神茫昧致有錯謬則服矣與賊相從則未也時
金晬已還朝　上召問之晬引密陽教授康景禧郞追
訊景禧景禧引晉州判官洪廷瑞廷瑞引州人某某則
諳訊不服事久未觧會崔病故乃已崔本以操行致時
名卒被黜昧幽辱以殁右之者多以爲言辛卯時議大
變公以吏曹佐郞坐鈎黨罷職顧按獄屬耳記籍具在
金晬又居要路人亦未敢以前事訐公
壬辰西狩百官倉卒多不扈從公新喪配獨居郞棄幼稚
不収單馬從駕行至開城府時大難猝急上下沮喪無
敢論事者公直前白　上曰令日變亂皆首相某專國

誤事所致宜先正其罪以謝国人而臺諫比周不言持
平黄鵬以首相族甥護首相乞力請先黜鵬鵬時入侍
公即面斥其罪辭色甚厲　上以公越位妄言命罷職
然首相曰是去位　其儕類頗見疎斥自此仇視者甚衆
壬寅鄭仁弘使其徒上疏追論庚寅獄事誣謂公受成叅
贊渾指嗾陷殺賢士大司憲奇自獻等附會抨擊遂追
奪成先生官職謫公配洪州同時名輩得罪者甚多公
將行辭謝兩尊人曰小子誠有罪顧我家連姻　王室
而父子名位未晉此清論所嫉也今日之謫焉知非福
耶願父母勿念盖公之妹即我　啓運宮仁嬪乃其親

姑故云甲辰綾安公卒　上命擇公郎喪兩司爭之
上曰方綠扈從公具某非久當放矣兩司爭愈力得旨
乃已已而錄功二等賜劵須賞准例放還兩司累月論
劾　上不從
自壬寅以後鄭仁弘柳永慶等迭主朝論無所可否事專
以攻公輩爲務而公以一傳語希啓之故受困最偏論
者幾不欲置之地上公恬然不以介意凡能閒盟府姓
名不掛除目者十餘年惟時時差廟社祭獻官公未嘗
以疾辭出宿齋戒如家祭及祭必刋正祝文料窣非議
時有接擧人不敢抗辨諸執事苦之曰寧差十祭官願

勿違具獻官每歲時朝請必le頭既左右百官班列或
違資序者必請移易吃吃不止此等事士林專以為笑
然亦可見其用意之專到老而不衰也
在龍灣　宣廟特垂眷注或不時召對所與從容言國事
甚密多有外人所不及知者一日　宣廟以平日所聞
飛語質之公期期抗憤語少次第　宣廟不復召噫君
臣之際可謂難矣
家甚貧夫人至假貸為朝夕資公不問有無晨昏冠帶起
居大夫人退坐一室終日觀書房櫳閴若無人戊午大
論起公已病瘀目眚猶諄諄語賓友曰此論吾决不可

忝由是不獻議不忝請臺諫方論以遠竄會公病卒得

釋

公淳厚朴直辭辯拙訥其惡不仁出於至性而乇以忠信

不欺自勵素不善書在場屋不肯倩人代寫曰債筆雖

非國法所禁然爲士者當各獻其藝不可諱拙也每聞

朝廷闕失輒慼然不快及光海朝𧗾政日甚公聞之嘗

憤慨滂沱寢食不寧所親或諷之曰公一何知見之晚

也此乃今之常事無足異者公歎曰豈余心病耶將視

病爲常者病耶

公記性兼人看文字一再遍終身不忘愽通經籍以至國

家典故氏族譜牒無不淹貫其為文辭不務雕琢綺靡
一以雅馴該暢為主先輩尹海平柳晋諸公稱賞不已
登第初屢魁課製大學士方欲處以湖堂會時議爽不
果遂然公絶不以文翰自任寡與人酬唱常謂世人掇
拾小文藻徒以為災木訃干人何事惟用詠詞賦章以
應俗足矣由是平生所著詞稿甚略
始公斅被籍躪雖儕友亦以為踈戇壞事視為棄人漸與
之絶及廢朝廷昏姦兇林立一時名輩以才望見容薦
猶竟别竄貶殆盡至若前後翕訿務以齮齕公者莫不
名陷擣扤反正之後次第訖于顯誅而公以早廢之故

辛爲兇人持爵位以歿其所樹立皆関國家大軆可傳
於後世者豈所謂不可及者耶今 上在潛宮初受學
於公季旁綾城公仲子綾川公首建大策勳伐之盛近
世未有 並澤堂李植撰行狀

徐渻 忠肅公

字玄紀號藥峰大丘人嘉靖戊午生 宣祖十九年丙戌登第選入內局以才諝超陞慶尚右道觀察使歷江原黃海咸鏡平安京畿觀察使開城留守大司憲户兵判官至判中樞階崇祿辛未卒年七十四

少孤養於叔父司藝崦不煩提晦自勵為學執業日進司藝歿心喪三年過毁善病然益湛淫於墳典未甞一日廢書金清陰尚憲撰神道碑

差仁川訓導公略不芥意郎之任訓誨不倦府伯姜公緒頗称鑑識聞公之為心善之降屈迎禮曰公不早小官

真大度士他日名位必大某有子請以爲托

壬辰　大駕西行公扈從至中道𢿘召使黃廷彧奉王子
分往関東請公爲從事轉往北道至會寧府時　行在
隔絶訛言煽惑士民鞠敬仁等作亂囚王子以下遣人
迎賊公先事約南兵謀奪　王子西走未果遂跳出將
赴　行朝被叛民截路還鏡城見其父老諭以大義得
數百人略加部署請本道評事鄭文孚入保鏡城列邑
吏民多交関應賊見官兵稍集人懷疑懼有士武姜德
者前截路刼公者也忽窮尋致之使之効力自貴援以
弓矢出入隊内人心乃安吉州屯賊猝至城下公選勇

士出擊斬其一將進兵明川又與賊戰斬其六將馘八百餘級還我民男婦數百人賊大敗所遺棄鎗刀器械不可勝計得黃金鎧一副知其死者乃巨酋也人謂自賊入北道無此奇功本公倡義糾合能得士衆之力也

暨叙功奏捷出於公手故没而不見　朝廷未之知也以巡按御史出嶺南仍視三道舟師大將李蘋愞而貪汚公舉劾置于法軍政始肅公深憂朝廷恃　上國援而無自立之志奏記朝堂陳戰守策其大意具六萬兵分配水陸又具數百舟艦以當海路置三大柵于湖嶺之間張大形勢首尾應接又分置度支于三道聽其便宜

而不遥制並陳選將鍊兵屯耕瞭望與夫用兵機宜行
師道路靡不詳盡宰相亟稱之曰李綱策而陸贄文也
朝廷知公有文武才欲試之方面擢慶尚監司言路論其
驟陞之乙未分嶺南為左右道拜公右道監司擇形便
地使為城守公就三嘉縣岳堅山城修築故址建雙忠
廟祀新羅死事竹竹龍石激勵士民為必守計人乃信
服遠近擕妻子爭至不煩招募得精兵數千人
鄭仁弘嗾其黨上疏攻牛溪及鄭松江網絡張設多造禍
端領相李公德馨先去左相李公恒福引入在朝諸公
無敢明言者公於　上前極諫二公之賢當任之勿貳

辭意切直　上怒左右皆懼而退旣出右相尹承勲邀
謝曰不能一言愧君多矣
出爲咸鏡監司時北胡忽剌温強盛入潼関殺僉使秘其
種落密通鍾城有窺我之形公欲發兵討之建言戎生
心非我先發後必難制朝議多以爲難公請益堅乃許
之兵使金宗得違公節度師竟無功始不可者爭咎公
請致于理　上命御史查問斬虜首四十餘級我軍未
還者纔數人然坐此罷歸
癸丑夏爾瞻等嗾死囚朴應犀上變以公名在　遺教中
再被逮諸子請問所言但曰国事至此復何言我爾等

教諸兒強為善勿以家禍自沮配丹陽閉户讀易孜孜不輟有問業者誠心誘掖時朝議益峻承望者動以七臣為奇貨駭機交發公處之怡然容見其顏色言動無異恒日不知其有憂患也

癸亥反正除刑曹判書召還入 侍首陳天位克艱之説變移風俗之道又言昏朝斁亂之際奸臣誘集無賴迭投章疏此輩固不足深誅韓孝純以大臣督率百僚勸子廢母其罪擢髮難數今雖已死可罪其子也 上命竄孝純三子孝純即椒房近親初無敢言者而公獨抗論得 允中外快之

甲子李适叛群臣皆請移蹕以避其鋒公奮言於朝曰逭將據臨津諭以逆順烏合之衆勢必自潰况百官宿衛無闕畿甸勤王之師不日當至豈可見此小醜而遽離都城也入見 上言曰臣嘗任兩西及松京知其人心令雖老矣猶可一行如蒙試往之 命必不敢負国矣時朝議已定不能用

上講孟子公入侍 上問所謂義兵云者何居公對曰以義舉者皆是也令逆胡蒋食遼東我国為 中朝出兵征之是亦義兵也萬一不幸虜若犯関傳圻我国當悉賊渡江以伸群臣之義臣職在典兵不任區區 上嘉

納之

劉興治作亂殺摠兵陳繼盛聲言請命 中朝實遣人潛

通虜穴兇狡叵測 上問諸宰樞皆曰當任上国討處

公對與治擅殺主將自恃絶遠擒罪爲功坐要旌節

中朝雖不欲勞師遠征我國聲罪致討斬其梟首賑其

餘民 天子聞之必嘉悅而虜亦知懼矣 上竟出師

問罪 並清陰撰行狀

公幼有奇質及壯風神峻茂美鬚髯目光烱烱射人性抗

健有萬夫不奪之氣信心而行不骫骳徇人其所不取

雖貴臣要人無小屈色其所許與雖邈然後進奬待無

間以故人皆嚴事之而又樂願為交生平不以事干人亦不受人私每論國家利病善談論饒籌略纚纚若貫珠聽者屬耳 上亦以為能自郎署至督社兵戈矢石桎梏桁楊之地靡所不歷而不懼不撓竟能完躬保名出險夷壽考顯融為時艷稱君子謂公才固難倖而福又不可及也神道碑

久讀周易以先天為主先儒論辨所不到亦必精思力探有所得則隨意立說以資質疑鄭愚伏經世赴官過公謫所公問易疑義鄭大驚曰吾久侍經幄自謂用力於此書多矣未嘗講究及此恨不得留身相益也

前後受任方面遍歷六道未嘗憚勞自迭窮邊絕塞人跡罕到之處亦皆登陟觀覽至於山川險易道里遠近関隘户口緩急多寡一皆留心隨事料理指陳規畫千里之外如在目前或問白沙李相當今人材可任大事者誰歟李公屈拇指字謂公曰徐某其人也張玉城晚老於兵事其為元帥亦讓於公一時屬望盖如此並行狀

賊黨之引德齡也　上大驚即辟左右與諸大臣議曰德齡勇冠三軍且有親兵如不就捕則奈何柳西崖對曰必不敢拒命徐渻新自嶺南來必知事情請問之渻對曰臣久在南州視其所為妄庸人也雖有勇力亦非絕

人大失物情親兵皆懷異心雖欲拒命亦不能也　上曰爾能捕之耶對曰如使逃匿臣不能捕不然捕之易如反掌耳　上危之西崖曰湝何敢於天威咫尺之下大言無當乎臣保其言必可用也湝曰韓明璉方在嶺南亦驍果使明璉圖之而以金應瑞降倭五十人助之德齡何敢枝梧以臣計之德齡必拱手就擒必不至此於是　上命湝乘急傳往捕之行到全州則都元帥權慄已囚于晉州矣湝聞德齡已就囚狀聞于朝曰權慄使德齡討夢鶴則四日遲留觀望成敗故囚之其八字遂為德齡之斷案而不得免人皆咎之浩溪記聞

李睟光

字潤卿號芝峯系出國姓嘉靖癸巳生壬午進士
宣祖十八年乙酉登第選入史局歷玉堂吏郎大成
副學弘文提學官至吏判戊辰卒年六十六
不煩提誨吐口成章一日令作雪詩對曰庭前有月松無
影檻外無風竹有聲 潛谷䨇錄
拜吏曹佐郎銓曹世稱極選不能無籍援而致之而公簡
靖自守不事交遊白沙李相公渼相嘆服曰絶意名宦
而得銓郎者今世惟有李某耳
壬辰四月倭寇至中外大震慶尚防禦使趙儆辟公爲從

事官欲籍重以自佐旣而憫公無兄弟而大夫人老且
病爲公設方便欲令母行公謝曰食君之食臨亂而苟
免非人也遂馳至金山則李鎰之師已潰諸軍相繼陷
敗事已無可爲矣公在戎幕屢當鋒鏑適有天幸得無
他焉

初拜修撰未幾　宣廟西狩大夫人避兵北地防禦使兵
敗不能軍公獨立無所歸匹馬從間路奔問行在八月
謁世子于成川仍詣行朝卽拜副校理兼備局郞九月
上疏乞訪老母存歿　宣廟下敎曰咸鏡一路自變後
未通朝命李某可充使以送於是差宣諭御使踰嶺抵

明川得大夫人所在時北路叛民刼執兩王子及從行
宰臣殺將吏以應賊所在屯據道路梗塞公挺身馳入
草檄文曉以逆順禍福聞者莫不洒然革心義旅感奮
列城響應賊亦不能久留
癸巳冬隨駕還都時軍國多事辭命繁委凡制作之悉就
者多出公手甲午夏承旨缺 上命政廳資格未准者
得並擬進盖意屬公也遂超陞司副承旨
難定且十年文廟尚未重新公爲大司成始請營度之廟
殿講堂次第告成夏還兵書叅議濟州賊吉云節誅
上遣御史安撫之趣命玉堂草教書諸學士大窘章久

不就遂屬之公文無滯思諸學士乃大服
公之在銓也進用士流三人者皆當路所不悅至被彈去
而時相有姪子素無賴欲驟寘之通顯公執不可會廷
臣請上尊號公意獨不肯以此積忤時議乞外得安邊
府使乙巳春抵任夏旱公禱雨即應府地舊無蓮楊蓬
萊士彥為守鑿池種藕蕪廢數十年至是復生父老稱
以為異事秋嶺外大水壞民田廬無筭北邊新中虜徵
發旁午日不可給賴公撫摩有方民得安業事聞 特
賜表裏一襲以褒之
光海遣使奏請世子冠服以公為之副八月如京師公凡

三聘上国氷蘗自勵如書籍香藥緜毫無所近在燕與
安南琉球暹羅使相遇皆從公丐詩文安南使得公詩
歸而傳布其国中趙完璧我人也俘於日本随賈船到
交趾交趾人出公詩以示曰爾知爾国有芝峰乎此其
作也完璧後得歸国具道其事公之文章見重於殊俗
蓋如此
為副提學術士李懿信用堪輿家進言曰漢都氣竭山童
交河形勝冝建都光海入其說令廷臣集議人情疑惑
頗有承望傅會者公章館僚上劄駁之反復數百言詞
理甚正事遂寢

光海追崇所生金氏爲王后請冊命于天子公又上劄引

經義論其非禮時光海政昏臺閣以言爲諱而公屢進

讜言士論服其持正冉授憲長皆不拜無何而癸丑之

禍作公不欲染迹自是優散班絶口不談時事嘗拜大

司成辭遆無同知成均唯强起一謝而已丙辰秋出爲

順天府使公喜曰脫身世網吾其爲吏隱乎玄軒申公

公之莫逆交也放逐在江外公就別焉相視悲咤竟夕

而後去至官勤於官職以身率物民皆悅而從化自學

校立井以及魚鹽薪蒭之微措處有方皆可爲後法已

未秋滿歸民追思爲勒碑頌德

乙丑冬又爲大司憲會 上因災異求言公以爲 上之
求治切矣治效未臻禍亂相仍無他誠未至故也遂上
萬言劄條陳十二事曰勤學正心敬天恤民納諫諍振
紀綱任大臣養賢才消朋黨飭戎備厚風俗明法制而
要歸之於懋實其言明剴痛切鑿中窾識者謂中興章
疏無出其右者 上優旨褒荅
丁卯春奴夷大舉入寇列鎮皆陷賊遂長驅深入議者謂
京城不可守三殿將幸江都先命王世子分朝南下上
令老病朝臣任便擇所往時公屬疾沉綿而長男聖求
名隷分朝次男敏求方守林川郡所親多勸公姑隨分

朝南去者公毅然曰人臣一息尚在安敢辭難銑便遂
扈駕八江都拜大司憲大賊甫退朝家多故後進氣銳
務持裒論公常以寬平調御之人稱得宜嘗言天下本無
事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國家屢經喪亂人心靡定
而不能安靜鎮撫頻事紛更非時措之宜號牌之初行
也廷臣多称其便公獨憂之及籍成而人不樂緒有虜
難竟輟不行
戊辰七月拜吏曹判書屛請屬抑僥倖清流品振淹滯尤
以遴任循良為重凡散吏之有聲績者長身甄叙官方
澄肅輿論翕然公嘗以疾不赴政堂僚宰擬公醫局提

調欲其便藥餌公備位銓長奈何自占便署再控辭
上諒其意特允之
公天分甚高清明溫粹少孤能自力學於書無所不覩晚
悉屏去唯取性理諸書玩索歸趣嘗自述曰吾自十五
粗聞向方從事於收放心而為文字所誤虛度半生晚
而覺悟洗滌舊習尋繹聖賢言語似有所得至於二氏
之說亦頗識其淺深明知其不足惑也以為天下之槩
無足以易此者而疾病衰懶不能專精用力又無師友
講明之助日暮路遠難望有成世亦恒以詞人墨客目
之每聞此言輒自羞愧戊辰元日作自新箴有年不再

新德則更新之語觀於此即公之所存可知和光任真不事矯飾貌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繩墨甚嚴樹立甚確雖舉世汹汹而未嘗少有撓奪也

雅性廉退不樂榮進弱齡通籍遍歷華顯每有除名必遜廵遜避出於至誠不獲已而後拜命自數十年朝家清議漸泯攀援幽隱蹊徑錯出雖稍有士夫名稱者往往喪失廉隅為趨利避害地故相沈公喜壽嘗歎曰保全清節不為宮掖知名者唯芝峰有之云足不躡貴勢之門身不入偏黨之目常以呂微仲范淳夫自期

延興金公以國舅閒居與公同閈嘗集諸名勝固要公公

終不赴及癸丑禍作預席者多累及獨公超然自遠於
文罔之外人始服其遠識
平居整攝衣冠終日穆然鄙俚之談不出於口傲惰之容
不設於身雖疾病困劣未甞欹傾偃臥涖事必莊作字
必楷與寡姊同居奉養備至教育甥姪婚娶得所接人
肫肫和遜而人自不敢以狎進家世情儉取與無所苟
不問産業有亾於聲色紛華泊然無所好不薰香不燃
蠟不設宴會不聽音樂食無兼味坐無兒席一衾十五
年不改床榻蕭然凝塵滿室而處之甚適人有服美者
對公輒赧然自退及卒親賓會歛皆曰不可以文綺涴

我公但用縞素從雅志也 並擬張谿谷撰行狀

李公晬光與余遊四十年雅操出塵歷盡世變未甞少挫亦能見幾而作免於機穽眞所謂金玉君子也 晴窓軟談

鄭曄 文肅公

字時晦號守夢草溪人嘉靖癸亥生 宣祖十六年癸未登科選玉堂歷應教大諫都承旨忠清監司大司憲右叅賛常兼司成 元子師傅階崇政乙丑卒年六十三

四歳與羣兒遊戯隣家適栗谷林塘兩公見公英秀異常問姓名使之年對甚晰問學詩應口不錯一座驚歎以為神童

十六委禽於李判書鳴谷其叔父土亭先生大加称賞曰他日必擅大名鳴谷勸公純師公即訪龜峰仍出入牛

溪栗谷兩先生之門刮摩豪習端嚴自持離經辨志梟
群求益所與交盡一時名勝
嘗夢朱子掭手書示盈天盈地勿忘勿助八字公悟而自
負書之揭壁因號守夢
甲午爲弘文修撰時柳相成龍　遣中論請和之議曰我
國不須顯言請和只憑天將之言可也公曰欲和則請
和不可則陳其不可君臣之間豈宜爲兩端說　宣廟
曰此儒者不可無之論
奇自獻起戚屬陰圖權柄陽浮慕士類時議欲擬亞銓公
素疾其爲人執不可自獻累過公公一不䀎謝由是大

衛
壬寅文景虎受鄭仁弘嗾疏斥牛溪公之親友盡被斥逐
公先黜爲鍾城府使征繕之暇大修學校課諸生教以
詩書禮法鍾人挾冊自公始
癸卯虜騎數萬猝至城下公方讀春秋聞変從容掩卷冠
帶登陴收城中老弱男女並着戎衣分守城堞多張旗
幟寂然不動賊圍城七晝夜疑有備引去只一人被擄
郎從實報聞奇自獻不擧全城却賊功竟以一人被擄
文致成案拿問王獄安置東萊鍾之士女號哭隨之抗
疏叫寃不報在謫以書籍自娛

壬子拜都承旨光海不御經筵公進諫光海感悟翌日開筵筵臣有以內言出外爲啓者公曰臣則以外言入內爲憂也群小側目

癸丑又拜都承旨朴應犀自獄中告變爾瞻輩謀起大獄殺國舅及三子一時名流逮繫滿獄公欲與同僚陳啓則僚皆震慄不敢應退搆一疏欲進大夫人泣止取疏草焚之公連上章遞知申

慶運宮宮門鎖閉已數年草沒庭階時天旱閉南門公曰不須閉開若開閉門則天必雨其言漏爾瞻大怒將啓鞫問有人謂爾瞻曰似是一謔何至以言語殺人爾瞻

曰諱者泣子然怒稍觧得免

公自癸丑以後無仕宦意雖以大夫人故黽勉㪍秩而半在江湖一未嘗受祿丁巳廢　母后之議朝夕將發公力求外爲襄陽府使戊午庭請不從者皆罹文綱公吏隱嶺外獨免及焉適年因事罷歸驪江光海下嚴旨責公以偃息郊坼又曰鄭某一切不仕未知其意公陳疏待罪以曾忝近侍不能積誠盡意感悟聖聽令以親老無兄弟不能離側爲辭終不起

癸亥反正數日後始出謝慶運宮聞光海將遷江華公言於大臣曰廢主雖自絶于天羣臣曾所北面當哭送左

右失色不荅公欲獨為之聞已出去不果
初公在廣陵有書生客告公以反正之舉公曰綱常已絶
此時宗社為重倘萬一蹉跌士類殲盡則事不成而國
隨亡矣如我迂儒當守天地之大分而已及是其言轉
輾差謬為公罪案公謝病歸鄉里諸名人聞公去皆欲
引退擠公者大悔交贊如舊共期戮力王事囂囂之議
乃安
上以明教化正士風為急務欲擇一時士望以為師儒之
長難其人詢之廟堂大臣各辭擧公遂以大司成兼同
知經筵元子師傅公詳定學制大修黌堂齋室令多士

羣居講討日操卷承指誨咸有法度可觀
昏朝時以鞫獄勞陞資者及是因臺啓並削公亦納資憲
階東銓缺亞公膺首選 上以非公無以造士不許久
之 上問大臣古有以實職兼大司成者鄭某豈可局
於一任俄拜大司諫特命仍大司成自是屢遷他職帶
如舊前所未有之異渥也
嘗進言曰日日臨筵聖學不進苟不用功於切問近思則
終歸於悠汎願於夜氣清明之際頻與儒臣討論 上
翌日命夜對分仍言 上勵精憂勤治未食效寔由不
得打破私字遂陳 上某事為私某舉為私且閭閻家

之女方在宮中廢朝宮女復入禁裡果爾則請皆黜之
上皆嘉納
光海甞病公引　中廟待燕山規曰臣之事光海十有餘
年矣犬馬之懷豈無舊情哉仍滂隨言零　上爲之動
容命該司優送衣服供用之物
賊适之變完平李相爲都體察使辟公爲副廷議以兩公
不可出令在朝策應及賊兵深入都下洶洶公白　上
令王子大臣八宿禁中以鎮危疑琿之不得逞亮於變
初以此也
松都不守　上召諸臣决策守城去邠未有所定大臣以

下莫敢先發公厲聲曰國家存亡在於呼吸此其大臣
囁嚅時耶都城闊大難守江都在海中不若南幸公州
收三南士馬以圖恢復 上即從此議遂授首 上在
公山加恩百官以公體察勞特還公資憲階還都又加
正憲
公天資明粹光輝溢發望之如祥鸞瑞鳳少時英銳頻使
才氣早從師友痛下心上工夫絶去病痛務為矜持莊
重尤用力於心經近思錄及朱子之書養深積厚造詣
不淺性至孝議政之歿執喪過制三年不脫衰經背肉
皆爛淚目成腫先公夢夫人而曰吾兒將失明何不救

母夫人始驚視之用藥治久乃瘳母夫人毀幾滅性公
泣請從權不許公哭伏於庭雪三晝夜不絕聲母夫人
感而勉從遂甦
性疎澗齟齬若未嘗經意世事而治州郡必使吏畏而民
懷論時務擧可措諸事業至於義理上所見超邁折衷
群言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亭疑法斷宿訟衷情傳義
高下稱平恒務寬緩不與人較而如遇大議論大是非
或事関名節則毅然壁立萬牛不可回屢遭禍患不易
其操當昏朝政亂不濡其迹艱貞保哲為一代完人逮
際昌期能得進退之正終見　聖心傾嚮朝野信服公

亦感激殊眷殫竭忠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末年際遇

可謂千載一時而不幸半途而歿豈天意耶 並李月沙廷龜撰碑

鄭公曄家在驪州為人膽大光海被廢時其處身有足觀

令 上反正勳臣輩多言鄭知 上將膺命而終不出

事甚殊常 上灼知事情任之不疑授大司成仍無大

司諫大司成之兼無他職自公始 李梧里元翼遺事狀

鄭經世

字景任號伏愚尚州人嘉靖癸亥生　宣廟壬午進士丙戌登第薦入史局賜暇湖堂錄玉堂南床歷吏郎舍人承旨慶尚全羅觀察使大司成副提學大司憲官至吏曹判書典文衡癸酉卒年七十一

幼有異質穎悟絶人七歲讀史略八歲讀小學未半文理自通餘皆迎刃而解落筆皆驚人語又能知俗學之外有用力之地作從善如登詩以自勉西崖柳文忠公知州事公執贄請益文忠一見異之告以爲學之方公敬愛而藏之心終身不敢忘

戊子以史官入侍　上講討傳問委巻之義諸講官不能
對公進曰出出擅弓猶言陋巷　上悦及退目送之仍
問鄭某誰人子也
壬辰夏島夷難作列鎭瓦解公與若干同志募集村兵設
伏斬捕猝遇大賊中矢墜崖母夫人及弟與世皆被害
事　聞朝廷以倡義可嘉陞拜禮曹佐郎公上疏陳情
辭遍走兩湖召募兵粮以復讐討賊爲志行到公山遘
瘧疾幾殊
甲午拜修撰時當大亂之餘　國憂方殷公入對言古者
大有爲之君所以根本治道者不過曰學而已所謂學

非但襲先王緒言通遺經訓釋而已須有辭辨之實積
累之漸然後學由是而進心由是而明旣知此心之由
學而明則當知此心亦由不學而闇明則光輝傍燭於
事物闇則是非憎然而不辨然徒事講明而不用力於
敬則將無以維持此心而爲涵養之本矣　殿下非無
大有爲之志而未見大有爲之效豈非學問之功不純
而怠忽之私有以間之也天降大罔百事潰裂勤於學
問以明治道則舊邦之維新在此此學不講治道多雜
則國勢之不振愈甚辭意剴切聲韻洪亮　上怡然傾
聽

上講周易公言易固為聖學之正宗然其義精微未易通曉春秋明討賊之義當此撥亂之日最宜講究一日

上問程傳與本義異同公進曰畫前之易奇耦之未形者也伏羲之易奇耦之已形者也讀易者但能六十四卦知文王之彖周公之爻辭孔子之十翼而已伏羲先天之學莫之聞焉至邵子承穆李之傳大為之發揮然後始知三聖之辭皆出於先天之畫由是而易之本原明而朱子本義亦明乎此耳若程傳則雖不釋先天之畫而義理精深實所以發經旨之微奥此其同異之別在學者而言程傳為尤切矣　上又問陰陽升降善惡

吉凶之應公對曰陽尊陰卑者分之常也陰非陽脩者
氣之交也然常者為否為未濟交者為泰為既濟人君
亦須居上而親下然後方可上下交而成世道之泰矣
不惟治道為然修養家之水火交濟亦猶是也又曰積
陽多其漸可至於君子積陰多則去人而之鬼矣君子
小人之分皆由於是蓋陽生物陰殺物雖其造化待對
之體不能相無而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
其不能相無者旣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至其消長
之際淑慝之分則未甞不致其貴陽賤陰扶陽抑陰之
意而吉凶之應亶在於此也後 上又問揲蓍之法公

令內侍折枝以來信手揲扐若不經意而其進退多寡之數一皆先命而響合 上甚驚異之公曰此非奧妙難知者曰推行其所以然之故 上亟加獎賞至以國士稱之白沙李文忠公每自經筵退曰鄭某眞侍講才也

乙未十月上疏陳情請省墓 上以疏辭佳甚旣錫暇仍敎政院寫進一通還朝拜吏曹佐郎時 上敎必以精通易學者備講官議書欲以公應命而以方在銓地難之 上敎曰銓郎誰不可爲鄭某還除講識講易畢賜內廐馬及馬粧

戊戌四月嶺南方伯鈌　上於搨前指公曰此人有才局可差遣大臣恊賛時南服新刳於兵公私赤立而外則賊壘相連於江海之濱內則　天師彌滿於湖嶺之間公焦心竭思盡其才誠催粮於凋弊之民括兵於流徙之日不專而調發為急而亦能以寬裕為政威愛洽著兵民胥悅時議方攻厓相并侵公公不自安連章辭遞

並同春宋浚吉撰行狀

壬寅拜左丞旨禮曹叅議皆不赴時公家食將二稔矣與同志相議曰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猶己之病吾徒皆有志澤物獨不念康濟同胞耶遂各出錢

設醫局取其息貿材料隨病投藥取先儒存心愛物語
名其局曰存愛院
丁未春除大丘府使其為治先敎而後罰令行而民信鄭
寒岡作寧隣府每称大丘之治悃福無華可謂吏治之
師 並蒼石李埈撰行狀
戊申 宣廟賓天光海嗣位公因求言上疏累萬言上言
恤民節儉中言宮闈不嚴仕路混濁姻婭用事終言人
主一心萬化之本丁寧勸誡懇懇勤勤疏入光海大怒
命焚之托以語逼 先朝將繩大何賴右相李公恒福
爭之強只削職 龍洲趙絅撰神道碑

己酉以冬至使朝京藩使朝見依品服朝服載在　大明
集禮而前後使臣並用玄盤領從事因訛襲謬公以爲
盤領袀於後代玄即齋服非所用於朝駕大禮呈文禮
部請易以朝服又請於兵部許貿焰焇年例外增數光
海大悅命加資同春撰行狀
初鄭仁弘上章斥晦退兩賢至是公作五賢從祀廟庭執
禮契帖序其末有曰奈何聖典纔擧而邪說便行誣賢
之語略無顧忌嗚呼彼豈無秉彝之天惟其偏私之見
蔽於前憤狠之氣迫於後不覺其自陷於娼嫉之歸此
其可哀之甚也仁弘啣之嗾其黨詆之壬子金直哉獄

起公被引鞫理內官搜家書以進其與妻子往復私札中有語及上躬者必別行高書光海語侍者曰其敬謹如是而寧有生心黨逆者乎俄而釋之蒼石撰行狀

乙卯又為沈憬妄引下理光海雖知其誣故遲其決以待贖鍰門人舉後漢魏邵事質之寒岡寒岡曰無傷也古人有行之者散宜生是也公聞之與之書曰此與今日事異君子愛人以德如有復言者請無相見也所善宰臣或勸公呈病曰應教李溟言病保放為近例公答曰李自是真病吾無病何可以陽病甘心謾上聞者歎服前後凡三陒保宮而眠食舉止不少變常度怡然處順

一聽之天唯取聖賢書益加研窮（神道碑）
癸亥三月 仁祖反正親敀授副提學時議欲為舉義人
別設一科公入對論其苟私 上卽從之又言始初淸
明之日冝首罷内需司以示民無私 上不能從因旱
上劄略曰德崇學進常在於眞積力久之後化成治定
非可以歲月遽期則 殿下之所以修德立志者能保
其無怠乎偏黨之舊習尚存而同寅之效未著征繕之
宏模未定而進討之期茫然則 殿下之所以求賢定
計者能保其不懈乎至於郊畿之近而姦民玩法禁闉
之嚴而女僕通行雖裁抑僥倖而時有啓寵之漸雖從諫

如流而或下嚴峻之批是則無論他日而 殿下之秉
心已不能純一於時月之傾矣先賢所謂不世之大功
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
私意難除者甚可畏也伏願堅苦刻厲執德不移勿以
己私而妨公道勿以宴安而蒴怠忽毋急近效持循不
已則自然聖德日新治化日隆若或因循放過漸成玩
愒志日偷惰氣日消縮歲月如流萬詐茫然無一事可
酬夙志則不惟臣等為 殿下惜之千載之下亦必有
為之永歎者矣 上手批曰自予忝位無一人言予過
今看劄辭不覺敬服同春撰行狀

古事玉堂長官無依次入侍之例經筵官等言鄭某乃讀
書養德之人請頻數引接　上從之命間日入叅別賜
米豆時　上待公用異數公亦感激　恩遇知無不言
其規切人主開導聰明者必以格君心之非爲先一日
上講論語宰予晝寢章至集註自棄孰甚　上曰晝
寢豈至於自棄也公曰先儒有言懈意一生便是自棄
然則不必大段爲惡然後乃謂自棄也纔有懈惰之念
便爲自棄凡看此等文字勿謂豈便至此而更加惕念
幸甚又承　問薦張顯光柳袗文學行誼可輔治道
上嘉納　蒼石撰行狀

時廢庶人袗自江華圍籬穿地跳出　上令宰臣三司議
所以處之者公與同僚進劄曰臣等伏覩　答兩司之
批丁寧懇惻發於天理之真切合乎人心之所安起出
常情利害之外同符古昔帝王之事此爲至善所在大
司憲李貴以玉堂不同兩司斷義之請至　上前直斥
公公乃再疏三告乞遞皆不許同春撰行狀
九月上劄陳八條一曰立大志二曰懋聖學三曰重宗統
四曰盡孝敬五曰納諫諍六曰公視聽七曰嚴宮禁八
曰鎮民心皆初服之急務治道之大要其重宗統一款
略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稱所後爲父母而服齊斬三

年稱本生爲伯叔而服不杖期誠以受重之義甚大而
物無二本家無二尊故也至於帝王之承統則受宗廟
社稷之重乇萬萬於鄉士家矣故前代帝王以旁支入
繼而尊奉私親者率皆見非於當時取譏於後世至宋
英宗賴司馬范呂諸賢能據經守正遂以皇伯父稱濮
王乃爲得禮之懿我　宣廟追崇德興時亦倣此而行
之此可謂百王之明法也至於今日事體則與此微有
不同蓋　殿下　宣廟之孫昭穆不可易祖稱不可亂
故只得稱祖而不敢稱考旣已稱祖於　宣廟而自稱
爲孫則雖稱考所生自稱爲子未有嫌逼之礙司馬公

之言曰漢宣帝承昭帝之後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呂公著亦曰宣帝以兄孫承祖統故稱史皇孫為考無兩考之嫌也此正與今日之事相似而可以為明據宣帝初稱史皇孫為悼考則先儒未有貶議其後稱皇考然後范鎮譏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程子譏其亂倫失禮今既避宗廟之稱不加皇字則於大宗之統未嘗合矣而無兩考之嫌矣雖公論已定舉國同辭安知異日必無希恩固寵巧歸欺罔如程子之所憂者乎此萬萬非所憂於 聖明之世而區區愚慮不得不預為 明主言之惟 殿下堅定而明察焉 蒼石 拱行

狀

十二月白虹貫日公上箚請遇災寅畏明年甲子元日白虹又貫日公復上箚數千言有曰三始履端之辰譴見于天殆不測之禍伏於冥冥中人莫之知故天以是大警動于 聖衷也亡何逆适舉兵叛公建入江都非計 大駕遂南仍承 命檢察嶺南上狀請毋貸奔北之將以振軍律請把截漢江既踰鳥嶺諭遠近召募兵粮未幾賊平復 命 同春撰行狀

一日勳宰袖箚草來示大意仁城珙出賊供不可不早圖公荅曰諸王子名出賊供者不但珙必將次苐驚畏

聖世寧忍使骨肉疑懼如往日之爲乎兩司請議處琠公獨不變初說勳宰怒甚斥公公乃陳章乞免曰伏聞昨日 筵中延平府院君李貴詆臣以不論仁城至以奸人目之 聖教有曰自古安有身無自犯之事而預講處置之道乎可見大聖人之量超出常情眞不啻天淵矣臣子之事君但當自盡其心不當苟同於人取媚於時也古之大臣惟恐人之不攻吾闕今之重臣惟恐人之不與己同同則喜而與之不同則怒而罵之以此謀国恐非国家之福而士之狷狹知恥者寧有長揖而去耳安能仰其鼻息聽其脅制有如轅下之駒哉 上

荅曰守經不撓玉堂之任也於卿無失勲宰卽又上劄
攻之 上曰和而不同君子之事玉堂長官可謂君子
矣勲宰又攻公益急公出郊外上劄乞行遣 上荅曰
卿之忠讜予嘉之久矣李貴雖有千言萬語豈有聽信
之理乎蒼石撰行狀
夏觧都憲郎買舟南歸旋除副提學又移都承旨 嚴旨
促召公以一向辭退分義未安八月還朝 上引對慰
諭仍曰卿之不辭而去禮乎望望然去之予甚慚靦公
謝曰臣旣得遆免趂未赴職而去前銜官豈有辭朝之
理乎仍荅曰臣在鄕時聞政院封還 内旨臣甚喜其

得體出納惟允政院之任　聖教如未盡則臣在此任
亦不敢不封還　上改容
九月　上教曰鄭某曾講論語一部盡心論難古語曰無
言不酬其特加一資公上疏乞改正又曰抑臣於此顧
有獻焉孔子曰道千乘之国節用而愛人敬事而信使
民以時聖人治国之道要不出此而中間一敬字為五
者之本人主之尤所不可忽也竊念　聖明於節用愛
人與民信使民時等事固已不着力而能而或恐於𡖖
敬字上徵有着力未到處盖施為號令之間一毫不謹
則便不得為敬非必肆然自用然後為不敬也伏願於

其已能者思所以終始之於其至者思所以至之純心積功推致其極則程子所謂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者豈虛語哉使一國臣民涵濡 聖澤者皆知 殿下典學之功有以致之則經幄末臣亦與有榮矣（趙蒼石撰行狀）

丙寅正月 上遭 仁獻王后喪欲行三年制公議定不杖期以緩原君為喪主 上屢下疑難之 教於是公率諸諫官合司爭之凡三十餘啓文皆公筆語婉義正人不敢貸一辭二月又上劄進喪禮六條其末曰竊覸
殿下近年以來舍己從人之德漸不如初遭喪以後又為至情所蔽聽言之際顯有喜同惡異之心夫人君

居崇高之位挾雷霆之威行之以喜同惡異之心則惟
意所欲下莫敢忤豈不順適於已私而其奈莊士日遠
諂言日至終至於喪邦何哉臣之所陳殆千百餘言而
無一句半句同於　殿下者固知無足取悅而適以疚
殿下之懷顧其縷縷不已者實出於閑邪彌違之誠
惟　殿下勿以逆心而求諸非道　上荅曰據經引禮
反覆論難足見專門禮學但杖一節旣論以父在母喪
之禮則以杖卽位有何失乎神道碑
丁卯盡室南歸行到淸州聞虜警還朝賊勢日逼　上入
江都公受本道號召之　命傳檄遠邇募兵調粮俄而

賊退而罷復 命于江都扈 駕還京上劄論時務曰
自古人君遇非常之變者必立非常之志然後能興衰
撥亂志苟不立日循頹惰終於不振而已徂茲戎虜之
禍尚忍言哉西土生靈剪為魚肉至使 君父蒙塵
廟社播越今日之旋 駕舊都亦燕雀之處堂耳古人
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正 殿下生於憂患之秋也誠
能日夜淬礪奮發曰島棲之恥可勝雪乎歃盟之辱其
忍忘乎犬羊之輿和其可恃而為安乎寤寐一念惟在
於湔羞洩憤而不以一毫宴安玩愒之心參錯於其間
縱不能提兵深入掃穴犁庭他日賊來亦必有以待之

不至如前日之束手無策矣往日之事言之亦無及然猶有可諉者　殿下之所以屈已忍辱者豈不以少屈思所以大伸暫屈思所以久榮乎苟不於此時孜孜矻矻以為自強之策他日賊來無以待之則君臣上下不免於淪胥以亡雖幸而不亡其屈辱之甚將有十倍於者而天下後世皆將以　殿下為偷安苟活之主豈不痛哉伏願　殿下堅立此志終始靡懈如寄足於百尺竿頭如托身於風濤漏船毋狃於目前之小安而忘日後之憂毋循於文為之少節而忽遠大之慮且請罷內需及沿海魚鹽設屯以補軍餉陳選將鍊兵峙粮備械

之策數千言 批曰劄陳無非格言嘉謨予雖無似敢
不惕念

六月又上劄曰 主已辱矣 宗社將墜矣正使大小臣
隣奔走竭力汲汲遑遑如救焚拯溺爲尚恐無救於淪
亡而奈何一時氣象舒緩泄沓略與平日無異意者天
之將喪我邦而奪之魄乎不然何其舉一世之人而靡
哲不愚耶臣聞天下萬事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竊覸
殿下所以修德立政者一年怠於一年雖新經大亂
備嘗艱苦而猶不能慄慄危懼如成湯懲毖後患如周
成秉心塞淵如衛文施為命令之間率循故常殊不知

喫苦茹痛發憤更始之意天下大本之所在不立如此
則臣工之隋窳廢事之隳廢日趍於危亡之域者其故
可知也子朱子之言曰沮國家恢復之計壞邉陲備禦
之規者皆講和之說也蓋謂人之有恃而緩於自治也
宋太祖發內帑之錢以爲軍餉而曰以此易胡人之首
其時國事之危急萬萬不如今而乃能輕捨私藏以循
軍用而近日施措乃有愧焉深恐　殿下偷安姑息之
念日滋月長於隱微之中終無以自強則雖謂之曰此
亡國亦非過論傳曰有恥而後能知憤知憤而後能自
強自強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国家伏願　殿下毋忘

會稽之恥立之以刻苦之心持之以悠久之誠則不患
刷恥之無日矣且請拯言路停　廟樂與慶還奏亦遲
待數年專以安民鍊兵奮勵洒耻爲意　上以手札答
曰屢陳至論欲以格非補闕予實嘉之當服膺勿失以
副卿之至誠
戊辰七月上劄論邊事曰爲民父母旣不能保庇於兵至
之日及其舍命來歸又從而縛送之天理人情之所不
忍爲前後国書再三往復丁寧懇惻而彼乃忽然益甚
顯有脅迫之意今宜先斬李㵾以正其中間擅諾誑賊
誤我之罪改撰答書務令明白痛切臣歷觀前史乞和

而洒耻者句践一人而他無有焉其故何也嘗膽抱冰
二十年如一日此箇堅固心腸豈人人所能辦而苟且
偷安日遠日忘乃恒人之大情也試以今日人心觀之
上年海島之辱已盡忘之雖以　聖上刻勵之志亦恐
不如在莒之時此皆和字爲祟也然彼若帖然無釁則
我不可先自渝盟今既肆爲不遜之語則不如乘此機
會覈說是非明曲之在彼而因與謝絶以內爲自強之
計何可一聽伸縮於彼而束手乞憐幸朝夕之不亡乎
八月又應　旨上劄曰　殿下反正之初中外拭目而
式至于今治效蔑如若使當初勵精之志果出於誠實

而無一毫虛偽則徵驗之見於外者豈止於此乎惟其發之於言者或非心之所存而施之於事者又不能盡如其言故表裡不同前後相違 殿下於一部中庸聽講已畢誠之名義固已曉然無疑矣程子之言曰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惟

殿下惕念焉

庚午還 穆陵時梓宮啓攢與賀至相值禮官請哭訖行駕公以為一日之內哀樂并行未安請停駕禮告之

時有金趙兩委曲逕媒進李公命俊疏論之備局回啓大觸 上怒辭氣厲甚三司政院爭之皆不能得公上劄

陳戒曰此事細微本不足以煩 殿下之屬聽若其本
無是事而街巷傳聞之誤則 聖明平氣而荅之曰無
是事矣萬一有之則聖人以下安得無過惟改之為貴
聖明惕念而荅之曰當卽改矣若是則 聖人脗次
都無一事光明洒落寬廣和平而上下之間情意流通
都俞吁咈氣象可見於今日矣惜乎 聖明之學於中
和極功猶有所未至辭氣之間殆有怒髮衝冠之色以
此而施於下賤尚不可而況於三司乎而況於大臣乎
批辭甚溫 天怒遂解擧朝相慶傳誦其劄
四月 上用勳宰議決意追崇將遣使直請 天朝公以

爲此而不言無復人臣匡救之義乃力疾草疏略曰追
崇所生躋之祖廟夫人知其不可況以 殿下之明睿
好禮寧有不知之理特爲誠孝所蔽而不自知其過耳
夫誠孝豈非懿德而失其則則爲過則者理而已矣孟
孫問孝聖人荅之曰無違無違者生事葬祭不背於理
之謂也臣未知 殿下此擧果能不悖於理而合於禮
乎儀禮子夏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
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據此則 大院君
不得祢 生王 殿下不得祖 先王而特以 殿下
有撥亂反正之功承大統爲 宗廟主彼以 大院君

為非私親而　殿下為適孫當立云者無據甚矣殿
下但知生民者之為息而不念祖統之至嚴雖制禮之
截然有公限如此而不憚於違越徒以所蔽者厚也同
於己者許之以識禮寵之以愛君若將加諸膝異於己
者斥之以臣子不忍聞之語若將墜諸淵率是以行則
將見阿諛傾　旨者曰進而莊士讜言無由而至前矣
豈不危哉　殿下以上智之資躬聖賢之學而乃於奉
親之事不求合乎義理當然之極竊恐所以致孝於
大院君者亦未得為盡道也疏入不報竝同春撰行狀
公為人長身廣顙神彩爽朗雙目炯炯聲如洪鐘不為崖

崖嶄截之行驚俗取名不爲和光同塵之事嶷嶷自立
平居議論渾厚平鋪雖素不識公者一見知其爲長德
君子也蒼石李公嘗稱曰愚伏聰明絶人識處極微見
處極高雖五賢如退溪先生或有所讓處矣人以爲知
言
公之學出於西崖西崖之學出於退陶先生退陶平生所
尊信者朱晦菴公於書無所不讀最深於朱書故立朝
議論經幄講說靡不自朱書中來晚年選大全中封序
記碑銘祭文爲十冊名曰朱文酌海盖與節要表裡云
並神道碑

居家常以親讐未報共戴一天為至痛凡係日本諸物絶不以近諸家奉先承祀竭盡誠敬雖蔬糲不繼而粢盛必備有叔父年老奉養如親父女弟貧窮撫愛如手足家庭之内禮教興行肅穆若朝廷焉同春撰行狀

仁祖初年公不離論思地幾十年凡遇事必精白論思要以引君當道 上亦虛己而聽猶恐一日公之不在側也雖絳灌許史之貴莫得間之嘗 教曰賴卿輔導懲窒遷改多矣此可以觀君臣矣

公於 宣仁兩朝所上疏劄累十餘章隨事盡言立意雖殊大要不見一語出格非誠正之外者梧里李文忠公

每語人曰鄭某豈惟今之芬一古亦難得任叔英才高

眼空一世獨於公心服靡間（並神道碑）

章陵之議實是千古變禮衆論盈庭惟藉公一言為重由

是上咈　主意下與時宰相忤誣謗四至而公直道自

信終不少撓沙溪先生每稱愚伏自是質直人禮學淹

博過退陶當今可與論學者惟此一人

公文章出於六經根于性理絕不使險語奇字尤長於疏

劄渾厚典雅明白懇到有足以感動人主論者謂近世

稱大家數者未有能及之云為詩精切鍊琢能說出人

所不能形容處然必待境而成不屑屑為也常謂詩是

小技豈可費心力於無用處也筆法端重嚴密雖急遽
倉卒赫蹄小札皆有法度無忙亂意

公性喜簡靜又謙不以師道自居然一時學士大夫與東
南之士講學論禮率皆就正聞其教而知所向者不知
其幾人也

其爲冢宰有一表弟一妹婿求仕甚切公終不爲之地或
疑問之公曰吾豈不思但兩人皆不堪百執事者豈敢
以私情而輕朝廷名器耶並同春擬行狀

其知貢舉也先觀文從字順理明如何進退之奇恠險僻
絕不得逞時文之習幾乎一變

甞在玉城書院諸生會者數十餘人講家禮時上下歊赩

諸生汗流被體皆不能堪公端坐終日髀不動搖色無

少倦持敬然也 並神道碑

公以吾東道學倡始於鄭圃隱集成於李退陶中間有若

金寒暄鄭一蠹李晦齋諸先生相繼而作而皆蔚興於

數百里之內本州又在嶺之上游遂倡諸生建一大書

院於洛江之濱合祀五賢號其院曰道南自製樑文使

後之學者知道脉之在此 同春撰行狀

啓手足前一日謂家人曰送我必以禮訃聞 東宮將舉

哀禮官 啓以賓客無舉哀例 上教曰此人多發誨

之功舉哀為宜及其葬也 東宮遣宮官致祭且令看葬曰鄭賓客平生嗜禮宮官毋失禮葬之日縉紳来會者四百餘人神道碑

初爾瞻李惺使惺与憺見鄭愚伏經世極言永慶誤危之狀請疏論其罪愚伏不肯憺累日不去更貽書勸之愚伏荅其書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憺遂往説仁弘而為之

光海即位初吏曹判書成泳以永慶之黨彈罷領相李完平以李光庭金睟李廷龜擬薦光海命加望以申欽薦之又命加望光海意在鄭昌衍盖以昌衍王妃之表叔也完平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昌衍薦之昌衍遂

為吏判物議譁然而外權始盛無敢言者時鄭愚伏為大丘府使應求言旨上疏極言初政之失至曰其人不顧焉命使加望又不顧焉則又命加望必得然後始肯落筆焉 殿下之叅以己意任情低昂至此而甚矣又言某人以定策自居而令其子為某官某人以調護自任而令其身為某官又論年來除拜不公之弊有邊將守令皆有定價至 先王末年而極矣之語光海怒下敎曰經世詆訾 先王吾欲罪之恐妨言路置之其疏語觸臺諫故臺諫皆引避依違含糊而正言鄭弘翼獨以加薦為相臣之失職辭意極峻是日適有政移拜修

揀恐其論之也任究窺見上意欲迎合時好其避辭至
有人主用人主賢無方經世徒循題目之好以為擊去
之計先海曰此大怒下議于大臣累百官言曰經世以
先王經幄之臣暴揚 先王之過吾欲迸諸四裔不
與同中国大臣皆以以言獲罪為未安故愚伏只坐罷
疏中調護自任指奇自獻定策自居指李山海而爾瞻
輩以調護為鄭仁弘攻愚伏尤力并浯溪記聞
丙寅啓運宮初喪愚伏為大憲啓略曰罔極之中許降三年
之服在廷臣僚莫不咨嗟感激而惟杖期一節未能釋
然於羣下之心繼而有與出繼有異綾原不當為喪主

之教昨伏覩聖批然後始知當初降服之教特出於爲
慈殿所厭而宗統之重反有所不暇顧也請亟命綾
原君爲喪主自行不杖期之制凡事之係於国葬者並
皆寢罷朝野記聞

鄭判書經世於 仁祖朝秩至正二品而特命仍任玉堂
長官進講經史啓沃弘多 仁祖久不能忘後有筵臣
請官先賢某某後者 上從之仍令吏曹判書前進曰
予之得免大過鄭經世之助實多經世子孫亦爲収用
公私見聞

士之立於世孰不以直道自期而一朝臨利害鮮不爲私

意所奪雖或勉強於一時之暫而能一折再折而終不
改其所守者古今無幾焉愚翁初以一吏部郎而捍群
枉交搆之衝幾陷不測而不挫當戊申之初朝廷雜亂
人皆以全身遠害為得計又復空臆而言批鱗而無所
悔至於倭臣詆賢之日勢焰如灼誰敢有攖其鋒者而
直斥皷辭陰護正道隱然以障瀾之功寓之於一筆之
頭譬如薑桂之性至老愈辣至於黌庠中士子書論議
正大昭揭無佚心事如青天白日使古今處士輩撗議
終為浮薄誇大之歸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今此所闡之正所養之直庶幾近之矣 鼇石

古今之事變無窮而事變之来必有一世偉人隨事盡
言以開悟主心裨益治道若唐之陸敬輿宋之李伯紀
是已以今日之事言之朝廷狃於和議苟安目前不爲
自立之本是時愚伏在玉堂前後上劄明白正大變化
開闔無不协中時蔽百世之下直與陸李二公之見相
表裡且其所言多直截使當前代諱言之朝有不可容
者也而　聖明乃降温諭而荅之而無幾微厭聞之色
倘蒙次第施措国恥不難雪中興之業不難致吁亦盛
矣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

申欽 文貞公

字敬叔號象村平山人嘉靖丙寅生 宣祖乙酉中生進兩試丙戌登第始隸國子薦入史局歷吏郎舍人典翰大司諫副提學京畿監司兵吏判典文衡癸亥拜相至領議政戊辰卒年六十三

公生有異質廣顙大耳目如曙星右頰有赤痣如彈丸狀幼時嬉戲不凡動止端重七歲大夫人卒於松都公隨喪行數百里目不迮視孺子泣而成人禮行路咨嗟異之未幾議政公繼歿毁慕如一外王父宋參贊麒壽提

而鞠之八歲始授書叅賛命春字試諸孫作句語公應曰天地萬物春為長者叅賛亟加歎賞期以遠到强記絶人十歲讀論語離騷數遍即背誦不差一字叅賛益驚異之金清陰尚憲撰行狀

庚辰委禽于清江李公濟臣之門清江號善易公請益講至數卦清江驚歎曰老夫不敢當師席矣李月沙廷龜撰神道碑

癸未三司論栗谷李文成公欲文致其罪公之舅宋應漑為諫長朝回出示公彈文曰於爾意何如公見其有悖語心不善徐對曰李公實負當世重望舅氏所云無奈太甚應漑默然羣從子弟正讙以公黨栗谷謗議大行

由是見嫉於羣小行狀

壬辰倭寇迫都城柄臣欲擠之死除良才察訪公即日莅任收拾散亡隨巡邊使申砬軍至鳥嶺砬敗公間道抵江都將西赴　行在會鄭相國澈以都體察視師兩湖辟公為從事悉以戎務委之案牘煩冗庭訴紛嚚公令善書習事吏十輩齊聲白之耳聽手判無不中窾施罷不留時事以辦治相公歎服神道碑

冬拜司憲府持平入朝永柔行宮時賊大軍在京都餘寇彌滿八路　天朝出師征之諸將軍分營駐劄羽檄旁午凡交關往復皆以文字代譯舌李公好閔先掌其事

以憂去公至代之咨奏揭啓一日累十函酬應百出敏

捷如神

丙申湖西賊李夢鶴擧兵搆逆連陷數郡都元帥權慄聞

變進兵賊已敗朝廷拿治渠魁其餘黨數千人悉令元

師治之帥意欲盡殲之公時以從事官在帥幕白白智

從罔治王者之政帥大悟即遣公具聞于朝　上允其

請仍命公叅按戮其尤者七人餘皆次第疏放於是湖

民按堵遠近翕然稱之并行狀

戊戌楊經理以軍餉不集令差近臣督之　宣廟命公行

公方直玉堂自直廬陛辭直馳往関西冒暑雨出入海

港凡運餉七十餘斛冬以撰文書驛召 張溪谷維撰諡狀

辛丑拜副提學 上命玉堂謄寫古經周易公幷劄子登

進推明易理備陳人君體天行健之道 上優納又

命纂春秋左氏程氏胡氏三傳成一書合經爲篇者三

十有四書成復進劄申以春秋大復讐之義語益激切

上命以劄子弁諸兩書卷首特加嘉善階以奬之 李芝峯睟光撰墓誌

丙午夏拜兵曹判書自兵革之後武士由科第覬仕宦者

累千萬人軍吏以功當授職者簿不可勝按西銓仕途

雜而多端前後居位者多以謗去及公膺是任羣弁揣

摩謂公儒雅重望至於武選未必能公視事數月淸坐
謝客不通関節而自能周知物情注措咸當人無不服
天兵逋滿者當括還群謀作亂公許處方便卒以無虞
秋拜禮曹判書有金稽者上疏請追崇德興大院君事歸
宗伯時倖相不違　上意妄欲因此求媚使其親黨来
餂公意公正色曰漢園故事有先儒定論豈容異議問
者色沮去議遂寢并行狀
庚戌光海御新宮欲以童男童女誦經前導公以為人君
御法如日中天豈可作不經事乎此無以示後凡三啓
乃允

先是 宣廟遺敎于宰臣七人公與焉有曰死生有命聖
人之所不免但大君幼穉未及見成長願諸公愛護扶
持敢以此托之盖 聖衷知日後有變也癸丑獄起大
司諫李志完正言柳活等承權奸風指論七臣不即辨
明削去仕版若以 先王遺敎爲矯作也俄而鄭浹者
受陰嗾亂引名公御次蒡鈍獄公亦下理即放歸田里
時議極峻欲加罪不敢遠去淹江上數月至秋始歸金
浦墓下一間芧茨湫隘不堪居公處之怡然扁曰何陋
菴以見志 諡狀
甲寅公流子東陽尉爲公築舍於山麓鑿池種樹爲遊息

之所公以坎止命窩溪居其中超然自在左右置圖籍
探賾不勸公先讀邵子經世書有一二未契處至是忽
然開悟遂自著先天管窺後得邵子全書參合之果無
差謬

丙辰爾瞻等日夜煽動以懼光海欲行大事於 母后先
戕金悌男屍陳諸市使大司憲墐大司諫造副提學濡
等請加七臣之罪分配遠道遣金吾郎押公赴春川天
寒雨雪棧道欹滑馬不得行公去屨徒步艱難踰嶺僅
仆路側足指盡露見者為之流涕至配作茇舍㲈椽名
之曰旅菴在謫五年不履庭户唯以墳典自娛忘其為

羈管也

癸亥反正滌涌昏朝錮籍悉召舊臣公八朝即日拜吏曹

判書兼大提學鼎革之初大小官僚易置殆盡公博採

物議銓注公明　上亦倚以為重每除目下中外拭目

改觀七月進拜右議政大拜之日有上變者逮捕甚繁

上趣起公一日使者三輩至公遂拜命　上引見首

訪獄事公力陳新化之下不可使人有抱冤者宜先德

後刑言甚剴切　上為之改容獄無事命悉放之都下

莫不懽慶

冬因灾異上劄論治道仍請早建儲貳且献元春四箴曰

臨朝曰燕居曰進學曰體乾　上嘉納之宣醞賜豹皮
甲子春副元帥李适巡邊使韓明璉擧兵叛　上將西狩
命公護衛　慈殿分入江都公請對力陳不可分朝之
意　上然之兩宮遂俱幸公州未幾适敗傳首　行在
告　廟獻馘禮官議陳賀公議曰逆臣犯闕乘輿蒙塵
此足爲羞詎可賀也　上回鑾欲策勳羈勒諸臣公又
極言其不可乃止 并行狀
仁城君珙累出賊招時議欲逬竄以絶禍本　上久不許
公謂僚相曰廷議執法非不可而容貸至親亦　上盛
德事也右賛成李貴聞其言暴恚罵公公座公上劄以

爲下官辱大臣戲傷國體仍呈告請退　上召玉城府
院君張晩延原府院君李光庭問貴廷辱狀張李不以
實對　上大怒下教切責并罷三人職屢遣使慰留公
大司憲崔鳴吉論綾原君佣不法事　上震怒辭旨極峻
公上劄言禮遇臺閣振勵士氣以爲祈天永命之圖
上優荅之玉堂劾南以恭　上以朴炡等偏黨　命補
外公又上劄救之李貴於　筵中論炡等事語頗失中
上怒命竄朴炡羅萬甲等公即上劄切諫又因天災
極陳言路不可不開炡等由是獲免并誌狀
乙丑連珠府夫人卒禮官議　上服制定爲不杖期　上

欲行三年喪公與僚相守闕力爭竟用禮官議又　上
欲自主喪公復率百官啓曰今啓運宮之喪以綾原君
俑請爲主喪者以　聖明旣爲　宗廟之主不可復爲
私親喪主也屢啓乃允
上議以大院君墓稱園公言園者陵之異名古今文字多
園陵園寢之語通天子諸侯言之非陵之下墓之上別
着一園字爲隆降之節也禮官請改孔聖號並議從祀
先儒陞黜公議曰　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定文廟
是時天下嶽瀆城隍前代忠臣烈士封號罔不釐正而
獨文宣王廟號及從享封爵如舊今不可輕議事遂寢

天朝都督毛文龍設鎮於鐵山之椵島虛冒兵額剋餉自
封所為寖多不執天啓六年 天子誕生元子遣翰林
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須詔本國迴閱視毛營兵平安
監司尹暄隨詔使到鐵山毛營中有姓兒者投密書於
暄言毛將將有不測之變朝議洶洶大臣以下會闕下
以待變報或請興兵往討公獨曰毛將信狡獪難測然
必不敢無禮於詔使也俄而急迹至果如公所算竝行狀
丁卯正月奴賊入寇連陷義州安州急起公左議政兼
世子傅奉 世子分朝至全州行中再上劄陳討賊便
宜俱報聞與都體察使李公元翼協心保護調兵運餉

助給 大朝條上軍民獘瘼多所蠲兩湖人心大悅三
月陪 世子入江都 上宣醞賜廐馬皐比四月扈
駕還都時賊餘衆留屯義州公建言賊在我境將士逼
邇請策勵副元帥以下嚴兵躡後且發間使責以負約
賊遂撤還又建請移粟賑救遺民給種穀耕牛使之奠
居設營將於八路俾專操鍊束伍修安黄二州城械爲
必守計 神道碑
戊辰春柳希立等謀叛將作亂許禘知其謀移書于洪瑞
鳳瑞鳳未及發而都下洶洶公微知其狀坐廟堂急招
大將李曙申景禛等發兵捕得賊之載兵器者且促洪

瑞鳳發其事悉捕賊徒前後伏誅五十餘人被引者有絲毫不實輒傳生議白 上悉宥之日夜按問或連旬不出而公閱案牘辨虚實如燭照而數訏獄數月無一人稱枉死者獄畢録勲並録推官公與僚相力辭只受鞍馬之賜誌狀

公神精内藴而符彩外炳如渾金良玉不見圭角處身行事皆出自然不暇矯飾明白坦夷表裡如一使人可親而不可狎其爲學未嘗規規於世儒繩尺而所見甚高諸經奥旨靡不通徹先儒性理之編近代學者之說亦皆參究領會尤慕程伯子邵堯夫嘗曰伯子有聖人之

質堯夫有聖人之才　墓誌

公友愛敦睦出至誠寡姊同居三十年事之如母家庭無間言自以連婚掖恒加謹畏郡尉親迎時舊第隘陋該官請依例繕修公曰廬雖弊足以行禮終不易一椽寢廡傾塌家人請治公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為恬於貧約絶無嗜欲山蔬佐脫粟亦不為苦

公胷次爽朗無城府未嘗腹藏人過有不能者專務掩覆常曰前漢之興隆在於風俗篤厚恥言人過又不喜紛更曰法　祖宗亦足治耳以故鼎革之初材賢滿朝論議横生氣勢頡頏而公能雍容其間善為調劑務持大

體不規小利以起事裁抑過激不使士論弇隨並神道碑

公鑒識明悟預言國家機宜人物始終後無不驗者平生語默有節起居有常人不敢傲戲於前有望而却走者然遇會心人欣然傾倒間以雅謔辭氣藹然

公為文章本於六經幼嗜昌黎既長悉取古文讀之晚乃自闢堂奧揔取左馬莊騷禮記古樂府選詩李杜詩諸家置座右而頗愛明諸大家大體書法適美然未嘗為人操筆人得其札翰多藏去以為篋珍癸亥之後不屑於文墨公退靜坐而已

公凡有朝清必先百僚至歿身不懈自丁卯夏國家多事

備局會坐無虚日蚤徃晏罷雖甚憊亦強起曰國勢岌
岌當盡盡瘁之義今年夏虜使入境其所要數款皆關
大得失公已患𤸫力疾赴衙及疾革猶深念不置備局
即以　上敎收議公口呼數行令侍者書之困乏而止
氣將絶敎在喉間問虜使還否且曰旱灾如此何以生
天之降灾吾等之罪也吾死而天雨則無恨矣
公自丙寅被誣之後不樂在朝雖以寇難不免更出而具
一疏常置佩囊中孝立獄完出疏示子夯曰此時可以
乞恩否俄報左相吳公已請急矣又有邊務之不可廢
者遂卷置案上愀然竟夕未逾月而卒

公少號敬堂後改玄軒别業在金浦之象頭山下一號象
村居士晩號玄翁歸田称方翁在謫扁蔟菴聞白沙李
相国之逝悼之為文命曰玄翁自叙玄翁者何許人也
以文名於世而翁不以文為事以官顯於朝而翁不以
官為心以罪竄於外而翁不以罪為撓無所嗜好無所
經營視貧猶富處豊如約與人交人不得以親踈接予
物物不得以拘絆少志于學旁通九流粗涉其源未竟
其歸晩好義易有會於天地萬物之數而亦通其崖略
而已書無所不觀書籍之外備然終日俗物不敢干也
交遊盡一時勝流知翁者多或知其文或知其行事有

白沙翁者與翁比隣能知翁趣造翁亦知白沙白沙以
直言得罪貶卒於北荒翁有絶絃之歎無意於人世也
云
或曰公當反正之初首被 超擢再位鼎司時議喜作事
而公専事鎭靜時議尚刻核而公専尚寛容時議好訐
直而公専務忠孝公之相業視諸際會升平坐鎭雅俗
者其功不翅什之人以爲知言並行狀
宣廟朝史記壬辰之變爲史官所焚滅自丁卯至辛卯事
蹟蕩然無徵戊辰將修實錄申欽李廷龜爲史局堂上
李恒福爲摠裁官欽言二十五年之事蹟若欲逐日逐

事纂記則雖經十年無所尋問而成就矣顧其時名公巨卿之行表昭在人耳目者多若提出而記之如列傳之例則當時事蹟因以隨舉而衮鉞之義亦將自見矣恒福是之將分受而記之未幾癸丑禍作欽先被罪恒福隨黜廷龜亦罷姦小修史一任其好惡國未亡而史先亡矣 休窩雜纂

癸亥反正權縉以光海臺臣竄梁山李适之变統制使具仁垕右兵使申景裕領兵赴亂盧縉為适應密言于監司閔聖徽使殺之居數月咸鏡監司權盼見適功臣等以為非才如聖徽者難以鎮北方欲以代權盼誦于朝

申相欽曰国勢不固將來之無亂不可知北方是士大夫竄謫之地不幸有亂而聖徽爲監司擅殺士大夫如權縉則國不可爲矣功臣之議遂沮（浩溪記聞）

象村公天姿英悟出羣年幾十餘歲已淹貫經史家䋣貧家多蓄古書藏之一房公朝入其所每日不出一家呼爲册房兒柳西崖成龍李淸江濟臣聞公名皆來訪淸江遂以其女歸焉十三四歲丰彩動人言動異常見者奇之金淸陰常曰吾伯氏仙源公嘗謂余汝輩恨不見敬叔年少時人物竟未知何如也云（南溪集記事）

黃愼 文敏公

字思叔號秋浦檜原人嘉靖壬戌生萬曆壬午進士戊子登魁科丙申陞通政嘉善己酉陞資憲壬子陞崇政歷兩司春坊全羅監司大司諫大司憲以通信使往日本以陳奏副使赴京官至户曹判書癸丑竄甕津丁巳卒年五十六

公大爲牛溪先生所器重同遊者皆自以爲莫及一日公詠雪竹先生揭之壁上而稱之曰詩中有高志可期而遠到吳楸灘允謙亦在先生門下與公相契甚篤而毅名亦相埒一時並稱以爲成門兩士云年譜

壬辰倭亂 大駕倉卒西狩公從間路趍 行在路出伊
川會先海受監撫之命臨次本縣聞公在即拜司書弼
違格非隨事敢言先海亦加敬重恐一日不在左右人
比之陸敬輿焉
癸巳天朝經略宋應昌移咨行朝令妙選文學之士要與
講論公與李公廷龜應選在經略幕下半歲經略主陸
氏學講大學不許襲用程朱說公辨折是非著說凡數
十篇經略不能屈後監軍御史周維翰來經略與蕭于
統軍亭上呼公與李公參焉指而告御史曰此俱是春
坊學士也東國之學尊尚程朱矣御史稱善

時皇勅有的當陪臣跟隨沈惟敬往倭營看審撤回之命
時相柳成龍薦公充遂盖公嘗為黃芝川廷彧草起兵
檄有廟堂主和秦檜之肉足食之句指柳相也至是為
其所中公受命即行（並明齋尹拯撰行狀）

公偕沈惟敬留賊營一年皇朝本兵惑於惟敬許倭封我
國當事者無以自強冀萬一講解緩兵依違牽制而以
和親之名不美名之曰覊縻事端錯出酬應糾紛而臨
機制變一付之公公以藐然孤蹤無援於朝獨恃忠義
濟以明決其所揣摩裁量上稟朝廷下答夷情者縷分
縷析中窾解節賊亦歸化久而愈敬（象村申欽撰神道碑）

公初至倭營也賊酋行長設宴請沈惟敬因囑沈並邀公
公再三不可強而後往時天將主壁行長居西坐公於
東僧倭玄蘇居上公却立不坐沈問其故答曰和尚在
上頭嫌於連坐沈會其意即令玄蘇坐於西其造次守
正不怵免威如此
丙申還朝　上引見勞之曰爾為國事久在虎穴良苦公
對曰國事至此一身艱苦有何足恤　上曰沈遊擊何
以渡海耶對曰惟敬言於臣曰關白請我我當渡海調
停云而臣問于行長管下則非關白請游擊也日本總
間大興行長欲親入調停而恐其身不足要游擊同往

云矣 上曰賊有再動之形乎對曰別無朝夕發動之
機矣 上曰送陪臣則醜虜無遺撤還乎對曰通信與
否在廟堂之處置如何臣之妄料見其害不見其利令
雖通信必有後尾十言而九從其一必是難從之請矣
明日特命加階公再疏固辭 批曰爲因國事久在虎
狼之穴其苦極矣爾可勿辭 並年譜
皇朝已冊封倭酋欽差臨淮勳衛李宗誠都督僉事楊方
亨同赴釜山宗誠眩於游辭乘夜脫身逃遠通震驚海
澨邊吏若奉使南裔者舉蓄縮氣色相傳賊鋒朝夕再
動公獨料敵如神謂必不然承朝旨更赴賊營猶坦道

皇朝陞揚方亨為正使惟敬副之行啚曰 天朝旣
毋封矣朝鮮不遣使是獨天朝和爾必得朝鮮使和乃
可成當事者欲遣公以公積勩令又獨賢公恐不可於
衆情雖外擬諸大夫而內實屬公竟舉公公略無幾微
色理裝登程人胥歎服公而不直當事者神道碑
上以書下諭曰此行關係安危故以爾差遣但經年賊中
辛苦萬端令又遠涉鯨濤深入賊窟家有老母不暇顧
念予甚惻爲爾老母處令攸司月給食物矣後又 傳
曰黄某奉使異域其老母必有陟岵之思重陽將近米
太酒餅優數題給行狀

公在釜山副使朴弘長賫国書至明日乘船有詩曰丈夫不怕死怕死非丈夫白刃尚可蹈鼎鑊尚可趍所願全吾節安得全吾軀賢哉鷄述郎抵死心不渝又以書告別牛溪先生以為不敢貪生辱命以負師友先生得書感動復之曰三復辭旨不覺滂淚之擴臆此心炳然天地神明已知之矣使君得全節而歸而復相見則天之厚報於君而慰我東人之望萬萬何加焉 年譜

隨詔使舉帆遣颶舟幾覆舟中人悉尸僵惟公惺然不晉操筆作誓海文以見志至日本賊酋秀吉譬言渝成約詔使慰公公曰使臣出疆定三條許和事傾成則踵詔

使徃返一訃也不成則任留一年二年雖至十年一訃也若加暴怒死所不辭一訃也俄而賊有害公語公徒聞之失措公召諭之曰爾書皆嶺南人嶺南人一死於兵火再死於飢饉三死於疫癘爾書不死於此已幸與其死也毋寧死於國事苟有此擧當先及我我尚不動爾書奚為其徒卽帖而復有行言到某地乃行殺戮至其所賊船有夜吋者公徒果信之将奔潰徃視公寢方自若也遂定神道碑

回到對馬島島酋平義智為使臣設宴以邀公公不赴曰旣不能傳命関白何敢私赴島主之宴兮義智托天使

邀公終不往義智盛設宴具終日候之竟落莫而罷公
於是役備嘗險艱而其精忠壯節大爲倭奴所服每逢
我人必問其起居稱頌不已比之於鄭圃隱後請款時
書契亦言願得信使如黃某者云年譜

丁酉倭賊方謀再犯而畏統制使李舜臣乃縱反間行長
若與清正不相能者密通於兵使金應瑞曰今番和事
之不成清正實主張之若去此人則我之恨釋而貴国
之患除矣某月某日清賊將宿某島若令舟師潛伏要
之則可縛而來應瑞以聞 上急召備局大臣及公議
之 上問曰清行兩賊果如是乎公曰二賊雖曰有隙

臣未聞自古奇謀秘計必於賊人者也 上顧謂柳成龍曰此言正是御意如何左右雖然公言猶幸其或成仍請令公往公新自海外歸未及省親 上顧公笑曰欲遣公行而其如久勞何公對曰君父有命萬一事集則臣何敢憚勞即日辭朝以慰撫諸軍為名實令設策擒清賊也公密諭於舜臣舜臣曰海道艱險賊必設伏以待多率舟艦賊無不知之理少則反為所襲遂不行是日清賊果來是島實與行長謀羸師以誘我也朝廷猶以不遵朝命為罪拿推舜臣以元均代之乃覆舟師人始服公先見行狀

丁酉授全羅觀察使賊已屠南原公私洗盡如甌脫公或
由海島或由夷庚時賊出沒隨方善應顛沛追阨不易
常度拮据鳩輯得米萬斛補皇朝將士軍餉皇朝將士
屢言其賢朝廷賜書奬之遞仍任神道碑
辛丑拜大司諫劄陳時務大要有五曰先立大志以恢中
興之業曰引接臣隣以通上下之情曰擧用賢能以熙
羣工之績曰收拾人心以迓維新之命曰恢張紀綱以
振積衰之勢急務有七一曰正田制二曰籍民數三曰
定祀典四省遴費五曰改貢案六曰修軍政七曰興學
校 上優荅焉時 上倦勤言路久閉而分陳時事无

於宮闈之不嚴王子之横恣朝士之私献斥言不避士
林稱之
拜大司憲公在諫院時論啓三名日方物所減者雖夕而
所仍者亦甚難辨請更加裁定以施恩澤至是又入對
言今年八道凶荒而詔使又當出來若盡從平時之規
則民必不支請預為講定裁減須布八道時 上以中
官按視外方試才之所公又言是李唐故事請罷之類
為物論所稱云並年譜
先是數年朝著相傾敓 宣祖大王兩屏之嚮用公儕流
有嶺南生醜正者承權奸嗾氣謀撼公儕流蜮射之誣

牛溪搆殺崔永慶因以爲媒囮曰以爲株連薪打一時

始永慶之騰人口也公適在言地見牛溪牛溪力言永

慶橫罹公用牛溪言當臺議明其端倪且斥飛語者飛

語者不得售及牛溪退去公補外有按湖南者拾飛語

上聞永慶乃遘禍而其再鞫則直一臺官無識者主之

非公儕流所與聞而時之論者反其迹以牛溪爲注誣

罔 上聽謂永慶足以爲餌而穽罟之也公素惡其爲

至是辨之甚晳大忤於是遞憲職神道碑

戊申二月 宣廟昇遐卽奔哭拜户曹叅判以亡師尚在

罪籍上章辭六月 以因山期迫入朝卽差陳奏副使

赴京十月復命與上使李公德馨啓曰臣等在北京時
聽中朝物議以奴酋為憂且覩此故情狀數年不為進
貢今年乃遣麾下八百名于京師爭賞銀之多小其侮
踐中朝者甚矣人皆以為此賊憂在遼廣其次在我国
如関西沿邊必守之處預須相擇形止修繕險要可免
後日噬臍之悔且言四路旱荒宜備穀設屯以為賑飢
生穀之方命備局議處 年譜
判戶曹進言請愛惜民力節用財貨嚴宮禁杜倖門時光
海頻好奢靡服餙儀物無不華麗豊呈妓工衣服自公
備給而皆以錦繡宮禁不嚴倖門大開閭閻下賤締結

宮妾外而上言内而陰囑凡有所欲不許猥瑣無不售志公歷指而極言之又請別置調度郎官貿遷有無市里便之而勢家牟利之徒頗不悅又請减尚方内局燕市貿易又進六條啓一曰改量田以均賦役二曰改貢案以紓国用三曰作米布以祛防納之弊四曰收魚塩以除私占之害五曰裁省浮費以蓄財力六曰久在該官以責成效又啓請杜赴京使臣私求請又請遣量田使一正經界皆無施行

癸丑朴應犀獄起盖應犀等初以刼盜被囚從獄中上書為死中求生之計爾瞻誘之獄飜為逆及武人鄭浹自

北拿來爾瞻又使人要於路使之廣引名臣網打一邊
公遂與李公廷龜金公尚容等十餘人同時被逮三木
滿庭都下震駭光海見供辭即日放送鄭仁弘投疏請
一擧治逆之典痛斷根株兩司合啓請遠竄光海素重
公答曰黃某爲人耿介剛直勳舊重臣豈可遠竄又曰
有必宥之勳無身犯之惡又曰予在東宮多有犯顔輔
導之事豈有到今爲八歲穉兒同參凶逆之理乎兩司
苦爭不已乃令中道付處並行狀
爾瞻少受業於原川君原川即公之外舅也公自處東床
與之相從後覵其心術之慝不復往還及光海即位公

以舊從於兵間誠勤遇知又目奏請准封之勞致位上
卿上下倚信甬贍還自龍灣欲結歡於公亟来見温言
謟笑以示親厚公一不報謝時公之儕輩遷爲銓曹大
小宰甬瞻求擬諫長大小宰蓁已應之而同僚有以爲
須某公見許乃可也大小宰偕来見公具傳僚席之言
公不荅大宰先去而小宰留必欲聞公之諾與之終日
且言其賢公終不荅強問之則乃曰取舍在公何必見
問小宰默然而去遂淺其語甬瞻大怒形於言色子弟
皆危之勸公一往以解公曰素知其人之不測欲往見
而心難強耳遂與之絶至是醖釀大獄陰嗾賊竪而誣

引又囑鷹犬而顯攻搆揑罪目必欲甘心合司力爭八十餘日若非光海保全之則公幾不免矣爾瞻知光海意厚慮公或復起且重公名行冀其結托累遣所親緩頰曰公雖負我我不可以負公自上數問我以黃某實有是罪否此死生榮辱之機也公自今與我同事我當白上解之如此則不但免罪官爵自如也公謝曰深荷故人拯濟之念然身在死罪中豈敢復有意於他事而爲希冀之言乎冒利苟全亦故人之所賤也爾瞻送言若遣子弟則可議紓禍子弟泣請一往見公曰我置死生於度外久矣吾家子弟豈可側跡於奸人之門乎終

不許爾瞻大怒論罪愈急其臨死生而不動也如此
公雖被謫而群凶忌嫉猶未已申景禧者即爾瞻之腹心
也爲蘊鳴国所發告以謀逆被訊上變言白翎僉使尹
璛鳳山郡守尹珙爲大逆欲取仁城君幼子立之則黄
某等方謫海西可辦一朝云曰此又起一獄逮捕四出然
景禧卒斃於杖下故公幸而脫禍其後丙辰爾瞻又以
九月山大賊隱伏之說至於上聞而陰使海州朴以彬
上變其意專在於公也以彬將上京而一鄉發其悖行
曰以被殺於其親屬公又得免而海州牧使崔公沂以
掩匿此獄爲爾瞻纘男所搆闔門被戮

公平生待宵人甚嚴未嘗假以辭色戶曹郎洪奉先韓詠及鄭鑑壽皆是賊臣爾瞻之心腹奸濫無狀故前後相繼啓遞鑑以此尤怨恨後與爾瞻同謀搆陷以有癸丑之禍鑑詠俱有廢母之論語極凶慘　仁朝癸亥論鑑罪遠竄南裔詠亦竄死竝年譜

公立朝正直不撓剛方鮮許可非其人雖達官貴人不直視臨事絕不依違苟且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毫髮始忤李山海斥補外邑中忤柳相成龍連陷死地終忤李爾瞻得禍尤酷

申公欽論之曰有明睿之識斷決之才不奪之節特立之

操蒼黃迫之而無枉步顛沛險之而無失辭脂韋骫骳
之端息於中苟且懊懦之態絕於外獻可替否似陸敬
輿險事先見似呂獻奉使不辱似富彥國其後入相後
每言吾儕朋遊間惟白沙秋浦兩公風致人自不可及
白沙是人傑風流太似晉時人忠介政事之才無出秋
浦右者秋浦若在作相當在吾前其所施為必有可觀
并行狀
曺大中以都事巡到寶城郡聞變達夜涕泣郡人鄭僑往
羅州與柳潑諸人語及大中涕泣事於是曺大中為賊
涕泣之説傳播遠近監司洪汝諄以其狀聞于寶城郡鄉

所色吏座首宣廷進貢生林吉雲官婢命介等招告以為為賊未可知也澇泣則有之矣及南儒疏上諫院以為賊澇泣論啓正言黃愼謂同僚曰不察眞僞徑自論啓似為未安若以大中為吉人則妄交逆賊心必悔悟以大中為奸人則與賊親厚之迹猶恐其見著為賊澇泣於情理萬萬不近不可輕易舉事僚議遂止及愼遆後他臺諫以澇泣行素論啓大中遂被拿加刑訊（安牛山邦）

（後己丑記事）

沈惟敬先入平行長營接伴使黃愼從之行長不為禮愼亦不接禮還出行長遽出迎謝曰致敬天使頻失禮貌

謂從人曰朝鮮之扶持賴有此等人
十月黃愼自日本先遣人回奏倭國不受封事情兩使回
還朝文先來始聞清正等再舉兵渡海之報
十二月兩天使還渡海平行長護送至梁山餞別而還黃
愼等先歸愼以不竣使事欲留待以决兩使曰你不傳
国書是將完歸也我等雖傳詔而封事不諧是辱命也
促愼同發行長每請愼以享禮愼曰使事不遂義當不
食此国飯况領宴樂乎行長又要兩使請愼參席愼抵
拒不從行長終始致遜愼至京命資憲加善臺諫劾其奉
使不竣無功有罪　上曰予為其獨勞賞之若愼成使

事是不可賞也　上意以和議不成爲幸也（並宣廟寶鑑）
公之按湖南也老親在江都而倭寇方深故未遑歷辭受
命即行曾見其時狀啓謄錄有曰到界五日南原告陷
七日全州失守列邑瓦解莫可收拾云云入錦城洎犂
山等擧皆在南原全州潰陷之後公匹馬奔走一邊勸
起義兵一邊招集潰散次第收拾而天兵大至調發兵
粮策應接濟以致掃蕩勦賊廓清一道其時功勞事業
昭在國人耳目固非一家私談（外孫沈摠所記）
辛丑年公以都憲入侍筵中有發崔永慶事援試　上意
者　上曰其時委官不得其人使子千載不免殺士之

名公即對曰庚寅春臣適忝正言而忝鞫鄭澈雖或有
滓爾之失而必禀　上旨無一事自擅永慶之獄雖在
臣外出之後而聞有救解之事云天顔變色仍令罷對
蓋景虎疏未入之前已有幾微也門人金搢所記
沙溪謂秋浦曰松江之敗由於公公亦何以隨衆口而低
看松江乎公曰松江之敗何由於我乎沙溪曰公為正
言時論李山海故山海由左腹行縱間而外托言鄭某
枉法殺崔永慶斷成罪案此松江之敗由於公公曰松
江之敗豈但由於我乎松江行錄
先生整容端坐望之肅然而即之溫如吐露誠款鄉人来

拜者亦皆滿意而歸或以禮敬過分爲不自安云先人嘗曰先生在江都時朱都將孫名人乃中人之老者也以其分微自來坐階而先生必正衣冠起居而迎之盖敬其老也村人有饋魚蔬者則不却而受謝必以米豆筆墨重饋之云

先生沉潛性理日夕講究朱書一帙恒留案上雖與人酬酢而亦嘗寓目於書人有請業者必勸小學論語諄諄開導未嘗見倦解之色

先生初諱致愼先生嘗夢天中大書姓名而只令諱故去致字云 並金搵所記

外祖自言年十八作魏野表文字之早甦如許意謂科第朝夕可占而屢次落魄上僧加寺讀論語百遍旋即占魁士之科業者亦不可不着實下功云 沈揔所記

登第時公與楸灘同接待榜於食堂及其出榜館中大小人皆驚聳俄傳黃某擢魁楸灘亦不覺起立而公略無變動之色多士皆服其心定云

癸丑之禍小西門外待命之日栲掠之聲徹於門外聯連之人無不失色先生出於賊口最緊人莫不危之而先生辭氣不變小無異於平日而但禁往来通問蓋中人譏察日夜不絕故也 並金楦所記

申監司翊亮嘗曰當癸丑之獄禍變猝作死生廹前雖以叔父之雅量不無少变常度而惟秋浦公言笑自若無異平日真鐵石肝膓云(繫年錄)

伯氏在鐵城時問于家君曰兒時在江都外祖對父親每曰東宮云云未知其説云何父親曰聘君每言艱難之際昵侍東宮於一房之中熟諳其資性昏甚而固執他日小人得志則國家之憂有不測云盖公之明識固曾有見而深憂之也(沈摠所記)

潛窩李公命俊嘗謂先人曰秋浦文學節義不須言而其於省文字透悟敏速亦過絶於人矣吾少時偶得一卷

書於譯官文字奥晦不得接口䡄質於玄翁則亦多有
艱澁處曰往問于思叔即袖其書而進先生適無客閒
坐言偶得一書不能通解頗學云則先生笑曰壯元郞
亦有難解之書乎對曰吾則不足言而玄翁亦多有未
解處先生曰敬叔未解則眞是怪書試開之先生手閱
數張知其意旨後從頭徹尾讀不停轂須臾便了十餘
簡曰別無難解處蓋是陸學穿鑿之書而文理不足故
為詭怪殊非可觀之書也云金植所記
公嘗謂少時一夜盡看三国志一帙翌日覺眼澁其敏速
於看文字如此年纂錄

渭陽往拜完平請曰先人行狀令將撰出大監平日與先
人最親必有所詳知者願聞之完平含淚喟然曰先君
子行誼在人耳目者固不待吾一二談而其中一欵則
人所不知而有不可泯沒者吾當言之光海初年吾入
相先君子亦以工判在京一日送言曰欲圖從頌令日
當進云吾謝客而待之是日應教柳希奮來訪而不見
而已先君子來見曰竊觀令上初政大不如先王末年
前頭事十分可憂吾則職務不緊固無大段難處之事
大監則責任甚重自料前頭能擔康濟則可以出矣不
然則必有大狼狽須商量處之吾淺見初不及此猝聞

公言驚動自失因而得病臥痛十許日拘於事勢不得已出仕畢竟時事大謬一如公所言是公之先見遠識過吾輩遠甚云沈揔所記

黃檜原愼於丙申年間以天將沈惟敬接伴官入釜山倭營久處賊中又以通信使赴日本危困極矣而少無怖色竟得全還其誓海文略曰豺虎叢中既持三年之節蛟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捐軀是甘稽首自誓其遺時板蕩許国驅馳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乎哉賴有衷赤之不渝可質上蒼而無愧數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年工夫正宜今日得力苟可安

社利国死且不辭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益云云辭甚精工（芝峯類說）

檜原忠清一節出於天性其使日本也履虎尾涉鯨濤險阻艱難備嘗之終不辱命全節而歸其使上國也逐日長安門外籲訴過百日其間喫苦鬚髮為白竟得冊封之請其領度支也節用愛人量入為出使冗費盡省国用周給其為都憲也責難陳善知無不言使朝綱振肅奢僭日去古人所謂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者庶幾近之不幸遭罹厄會搆揑不測短命卒於謫所惜哉（西浦記聞）

黃文敏公以檄文過切重觸時相外獎忠節內行忌怨陷之墜之極力所至盡嘗使之隨惟徼於賊壘從邦亨於寇庭推于餓虎之口而落諸饑蛟之涎觀者膽慴聞者者魂沮公乃安閑初如無事出入前後數年之久雍容周旋於鋒刃之間而卒不自失顧於其間傳兩喜兩怒之辭俯仰之際少失毫釐則動関安危渙係禍福者豈可勝言而不還不勸每輒中機又其忠信所仗豚魚知感用能彌縫左右潛銷桀驁之心而暗折禍亂之萌社稷賴安何其偉哉及其仗節而還也朝野共賀謂方枕於險塗離於危坑而復有湖南之奔命捲裝疾趍驅車

車匹馬而當豕突之鋒持虛拳空手而收尾觧之勢使
方隅復定根本不搖又何奇也嗚呼以行長玄蕤之慢
不能加以秀吉之暴不能殺以清正之鷙捷飛九鈗劍
不能衡其頸以黨人之忌害潛弩伏刃不能中其影卒
使身存切附而名赧義烈烜赫東土者固公之奇偉卓
絶自足以排難濟厄而無所愚矣向非天之扶持成就
亦安能得此哉 西溪集書東使日記後

吳允謙

字汝益號楸灘海州人嘉靖己未生壬午司馬 宣祖丁酉以平康縣監登第歷玉堂吏郎東萊府使江原監司大司憲吏曹判書元子輔養官丙寅拜相至領議政丙子卒年七十八

公自在髫齡有老成之名先輩大人之見者莫不以他日名世醇儒期之旣冠有志於爲己之學游於牛溪成先生之門時及門之英才衆矣先生最重公言行端重稱之曰亂邦可居 藥泉南九萬撰墓誌

以大臣薦除平康縣監在縣五年境內大治時寒岡鄭逑

為関東伯巡到江陵謂府使曰吾到平康必杖其縣監曰何故方伯曰此人自稱儒者簿書不及期會事多遲滯以此欲杖之曰公到縣不問是非猝入杖之則可若與之接語則不能杖也方伯曰豈有此哉及到縣卽招入公擧止端雅言辭詳敏隨其所問剖析如流方伯不覺心服引入房内促膝而坐達夜談理喜曰眞金玉君子也及還江陵謂府使曰公言果然船遊鏡湖到湖心而歎曰恨不與平康同舟府使曰此何難哉以公事招之當郎到方伯從之留數日待公至更設宴湖中盡歡而散 潛谷舊錄

在安州適值　宣廟奉諱遼東差官以致祭出來一路守
宰皆脫裘待之公獨曰差使異詔使裘不可脫差官發
怒徑去後朝廷行文列邑使以安州爲式脫裘者皆懲
差官之歸亦推謝而去 墓誌
鄭仁弘恃恩恣睢上劄侮毁晦齋退陶兩賢公在政院與
同僚極陳尊賢斥邪之意忤旨出爲江原道觀察使在
任剔民瘼釐貢案修魯山墓定其祭式奬振儒風黜貪
墨吏人情翕然 清陰金尚憲撰墓碣
丁巳差回荅使使日本執政爲之跪足解劍此其極敬之
禮也且許刷還被擄者百五十餘人其後倭差到釜舘

問宣慰使曰貴国朝廷如吳某者幾人答以多不過悉
數倭差笑曰欺我哉貴国人才雖盛豈不過一人墓誌
公使倭還閲白以下例贈銀貨皆不受封置對馬島以一
介柚子置手中及到釜山投海中書狀李公景稷見公
投柚曰吾性愛劍求一寶刀而來何顏持此而歸即投
之海對馬島所置銀貨倭皆輸送東萊府使啓聞光海
命用於都監之役譯官來問李公李曰以我為己尤譯
官又問公公曰以使臣直受為言不言国家之取用聞
者歎服家錄
廢母議發公不赴都堂乃命在家收議公議曰今日處

變能盡其道然後可以有辭於天下無愧於後世願求
古聖賢能盡處變之道者為法使聖孝益大聖德益明
及百官庭請又不叅臺諫請遠竄適戚聯之人並在論
啓中故以徐當發落為批待命二年未決
辛酉有南顧憂命擇文武可任將帥者備局啓曰吳某守
邊及奉使俱為倭人所敬服令若收用賢於數萬甲兵
光海嫌其立異收議寢不用
壬戌 光宗皇帝即位當送進賀使光海命臺諫停啓起
二資以送時海路多梗故人視為必死之地數三改易
終歸於公泛海遇颶風舟幾覆船人皆束手公取筆題

詩於船窓晏然如常度到北京華人見公儀表問舌官此是爾国當路宰相耶答曰然曰非也必是起廢田野之人盖華人亦知我国政亂故也並墓誌

公於圃隱先生彌甥也使日本朝金陵適與之同歲月而其忠信自仗夷險不貳又無不同人奇之墓碣

冬十一月賀登極陪臣吳允謙自京師歸時赴京之人復命時必載中國寶貨獻于宮中而允謙無私賂故主嬖之不許迎勑允謙遂滯西郊之靜土村至明年三月反正之後始入來日月錄

仁祖臨筵問色鬪得三戎孰難公對色最難 上曰予則

以戎得為難公復對不必盡心妖物夫婦之間或不能相接以禮是亦不善於戎色也　上改容曰卿言然矣

墓碣

丁卯和虜　上欲親莅盟公進前滂泣極諫而止及將奏聞　天朝文多非實狀公曰今日緩禍雖不得已數奏之言不可有隱改換以送後聞　中朝果有飛語而不得行者實自我先奏以實之力也

公屢献章劄以聖主事業期望以大學格致勸勉反覆詳悉縷縷不已　上手札褒答又作書進　世子以讀書窮理為要以克己謹獨為務尤以不誠無實昵比燕私

爲戒 世子不以書縉自勉爲答
章陵追崇議發公力言其不可前後所陳不啻累千餘言
以此屢承 嚴批終以言不行免相 並墓誌
元宗之祔廟也公實領都監之事人問人故公以爲追崇
非古則當初力爭大臣之責也朝廷正禮則承 命供
職臣子之義也所見蓋如此云云
上講大學詩傳公於筵中陳講學資益之要其言甚切又
曰 下教言人君和平中正以消朋黨不可先有係着
又言 陵寢宜遷 世宗儉制大君家舍太侈裁減
上嘉納仍命所司施行

儒生蔡振後等上疏侮慢栗谷牛溪二先生公復為申卞
乞退章三十 上不許敦諭八城自此乃無意世事不
與人接深坐一室案上只留近思錄等書並墓碣
屬纊前數日囑諸子曰治喪從儉勿以文繡飾轝輀章非
古倩人詩句揄揚才德立於柩前豈不可愧乎初終奠
而不祭禮也盛設蜜果油餠屢日不撤塵埃暗沒切勿
效也且請人撰行狀終難免浮實之言以此請得美謚
不亦愧乎神道立碑亦非余意遭逢 聖明不得挽回
世道於国無功於身無德只以一片石書官及姓名足
矣既卒得小紙於衣帶中手錄五六款以敎 聖學

為夢一盖公平日惓惓不已更欲一陳於前席而未及
者也墓誌

公天資粹美自然寡過平生不為新奇高遠之論能守師
說飭躬砥行為世模楷號稱名臣詩云温温恭人維德
之基其公之謂歟墓碣

癸亥初吳相國允謙入侍經筵有一勳臣白于 仁祖曰
中廟靖国後以燕山宮人多有進環者而今日勳臣
皆是曩時北面之人自 上雖有分賜之命惟當以死
牢辭豈可自下先請斁倫敗紀莫此為甚 上欣然
曰卿言良是予敢不敬聽事遂不行公私見聞

癸亥初李相国元翼自外入朝首擧公請任以国政仍卜相以行大司憲直卜古無是例即拜冢宰或問李相曰相公年老誰繼者李相曰東里吳尚書當任国政後果執政十年為中興元輔

崔完城鳴吉疏曰癸亥後有清西功西之號清西以吳某為首功西以金瑬為首蓋揪灘以儒林領袖遭遇 聖際李白江敬輿趙浦渚翼朴錦洲炡諸賢皆仰成于公協贊新化故完城疏如此云